

自从成立家庭资料点后，常常因动作慢，忙的整天顾不上吃饭。做资料的同修知道我很忙时，就说：“让我来替你分担一些吧。”还有同修问我：“就你这样的身体不便，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家务，还要承担做资料的事情，复印机坏了还要去修，你不感到艰难吗？”我说：“你会唱《忆师恩》这首歌吗？‘回想起，您传法的日日夜夜，泪水啊，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您的心酸，有谁能知道您的艰难……。有谁能知道您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您承受的一切……。’。师父为了度我们，为了救度众生，为了挽救败坏了的宇宙大穹，付出和承受的一切是难以想象的，我这点不便算的了什么？只不过是按师父要求的‘遍地开花’中的一朵花而已。”

我修的不好，写出以上这些，知道是不足挂齿的，目地只想提醒那些以各种借口“含苞未放”的同修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尽快开放。

二、师父鼓励我学电脑技术

以前我是用一台复印机做资料的。对于电脑技术一直认为自己是难以攀登的。通过学法和不断看到周刊上老年同修学电脑建资料点的心得体会，打开了我这常人观念的禁区。为了进一步把资料点做好，今年三月份，买了一台电脑。正在发愁没人教我时，在大街上偶然遇到较懂技术的同修。于是，在她的指导下，我从一个连开关机都不会的电脑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然熟练的掌握了上网、下载、打印等一些应急的技术。我能够这样顺利的学会，其实，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例如，就在网络封锁最严厉的时候，很多同修都打不开网络，可我却能打开，有时还没按鼠标键，我们的网站就出来了！当时觉的很奇怪，但随后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帮助和鼓励我呀！真是修大法，无所不能。

同修们哪，我们在大法的圆容下，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在师尊的伟大正法时期，我们真不能以年岁大、记忆差、文化低、脑子笨、经济条件不允许来作为借口，不去开放“遍地开花”中的其中一朵，这样就不会象师父所说的“走出人来”。“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转法轮》〈论语〉）

祝同修们，让我们尽快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吧！
文化和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海 249 号

2006 年
10 月 19 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一)

让生命的每一刻为证实大法而存在	1
放下观念 走出人来	11
思想境界在证实法中升华	15
精進实修报师恩 广传真相救世人	21
坚信师父坚信法 闯过一关又一关（上）	26
坚信师父坚信法 闯过一关又一关（下）	30
在讲清真相中证实大法、纯净自己	35
读《从我做起，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有感	39

让生命的每一刻为证实大法而存在

文 / 山东省大法弟子 正一

师尊好，同修好！

如果说修炼有什么捷径的话，那么这条捷径就是扎扎实实的学好法，无条件的同化法，坚定的信师信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彻底放下人的一切，那么就能在神的路上走的更稳，更快。

一、学法

“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炼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精進要旨》〈溶于法中〉）

很遗憾，我于二零零三年九月得法，得法时间比较晚；很庆幸，我得到了大法，在宇宙众多生命中，我是为数极少的大法徒中的一个！得法不久，我就下决心，要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辜负师父赐予我的这无量荣耀！

得法时间晚，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其称号的内涵是如此的洪大，其使命又是如此的巨大，要做好，那第一重要的是学好法！

在短短的时间内，我把师尊的讲法排起来学了一遍。包括七二零之前和七二零之后的讲法。之后，坚持每天学法，没有特殊情况，《转法轮》一般是一两个星期学一遍，接着把新经文用二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学一遍。无论学了多少遍，每次学法时的心态是非常纯净的。学法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大脑中的一切人心就象被大山镇住一样没有了，这时只有师父的大法显现在眼前。身体被能量包围着，热腾腾的感觉。也有个别的时候人心不净，我就小声的读出声来，让人心不起作用，时间不长，也很快定了下来。在这种状态下学完法后，头脑里纯净、清透而又单纯，自然就充满了正念，消去了人心。

学法后不长时间，我发了两个誓愿。第一个誓愿是：师父，宇宙中诸正神做证，弟子发愿修成！如弟子不争气修不成的话，弟子甘愿形神全灭！

因为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如果大法弟子修不成，那么自己世界的无量众生、一些与自己有缘的常人（常人背后连带着无量的大穹），都可能随着历史而被淘汰。自己在史前发下的救度众生的誓言、与师父签下的誓约，都将成空。真相大显的时候，不仅仅是自己不想再活的问题，而是自己的生命根本就没有再存在的丝毫意义了。这是其一。其二，发下此愿，就是要痛下决心，抛下一切常人心，精进实修。避免“一手抓着手不放，一后抓着佛不放”。

第二个誓愿是：在历史上一切被我有意识无意伤害的众生，我今天得了大法，是一个大法徒，我要证实大法，救度更多的无量众生。我肯定能修圆满——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在历史上所欠你们的一切，我将在圆满后，用我修炼的成果加倍福报于你们，我没有能力还于你们，我的师父也会帮助我还于你们。不要干扰我证实大法，如果干扰我证实大法，造成了巨大损失，干扰者将被历史永远淘汰，即使你向我要回了我欠的一切，那你的一切所为也将没有任何意义。我将加倍精进实修，兑现我的誓言！

这是学完师父的关于善解的法之后，发的誓愿。我悟到：被我伤害的生命，同样是师父在正法中要救度的生命。这些生命所承受的痛苦是真实的，甚至有一些痛苦是巨大的，在圆满后我还于他们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些生命也在迷中，在迷中很可能被旧势力一些邪恶因素利用，干扰我证实大法，罪重者非但不能要回我欠其的一切，甚至会因干扰证实大法而永远失去生命。因而，我发此誓愿，使这些生命深明事理，不对正法起任何负面作用，使其有一个最美好的未来。

发这两誓愿时包括日后每次想起这两个誓愿时，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泪。因为这两个誓愿不是用人心发的，而是从我生命的深处，从大法造就的金刚纯正的觉悟的本性中发出的。每当我遇到不好过的关、不好解的结时，总是问自己：“忘了自己曾经发下的誓愿吗？修不成的话生命都可以不要了，这点难算什么呢？”这样一想什么就都放下了。

交给了守门的保安，叮嘱他转交给那位女警察。晚上，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回到了家。

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梦，梦中是×××在电视上讲话，他说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在结束，于是周围慢慢响起了“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我也用力喊出了“法轮大法好”！

在这个梦中，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当时想着，迫害结束了，修炼也快结束了，我似乎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前几天有一个不精进的学员找我要资料，我没有给她。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在以后不长的修炼路上要做的更好，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更重要的是师父点化我：对那个让我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的不精进的老学员，师父不愿放弃她，迫害一天没有结束，这一天就是希望，师父就给她机会。

这些日子以来，同修们也在说，时间不多了，我们要做好。是的，时间不多了，在人间，在这千万年等待的修炼机缘中，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在师父的呵护下，虽然比较平稳，却因为自己经常不严格要求自己，心性太差，在矛盾的冲突中总是做不好提高心性——其实我可以做的更好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失去。

我曾经说为了佛法真理，我可以付出生命。而在实际修炼中，我为什么总是经常做不到！？师父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导航》〈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佛法——如此的殊胜神圣！未来我们将成就这一切，用我们坚定的信念与纯净的生命去完成大法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我是如此的肤浅，对大法的理解还很感性，在修炼中也不成熟，但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并从新塑造了我这个新的生命。在我的抽屉里，压着一封我写了两年却没有发出去的心得体会，在这一份心得体会的最后一页，我写了一段话：如果一旦失去了这次万古机缘，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那真是生不如死，我宁愿从此粉身碎骨！如果一个大法弟子离开大法，他的生命将是怎样的黯淡无光、黯然失色？！

读《从我做起，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有感

文／大陆大法弟子 元元（化名）

一、想起师父度我们的艰难，还有什么借口不去开放这“一朵花”呢？

我看到二四四期《明慧周刊》中《从我做起，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这篇文章后，也想说几句。

在我做资料的两年多里，确实有人看来，我做真相资料是有条件的，因我是一名残疾大法修炼者，从外表看来，好象是个很清闲无事的人。其实并非如此，我也是个家庭的主妇，只因修大法后，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无量的智慧，洗衣、做饭、购菜、料理家务等都由我承担；

忍，它越邪恶，我要做的越多、越好，一直做到它解体。迫害一日不停，正念一日不止！

那几天，我准备了大量的资料，并告诉妈妈希望她能和我一起到那个城市去发。妈妈听说是在我们当地一个很邪恶的地方，她反对并说了一些不去的理由。我心里也明白：在那个城市里，危险是存在的。以前有过同修相继去讲真相，至今没有回来。当妈妈知道我主意已定不会改变的时候，她避开了我。

四月一日那天早晨，和我朝夕相处的手机无缘无故的出现了故障——一时间停止了。是师父的点化还是邪恶的干扰呢？是邪恶生命在演化假相——让我放弃出行！天还没有亮，望着几大包真相资料，我坐在床上，还是心神不定，去还是不去？给师父点上一炷香，希望能得到师父的点化，但师父默默无语；我想和谁说话商量一下，但身边没有人，只有我那五岁多的女儿在熟睡。

去吗？如果这一切演化是真的在暗示着什么，我知道意味着怎样的后果。不去吗？不，我对神佛的许诺不会失约，我不愿意辜负师父的鼓励，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言而有信。也许前面的路有荆棘有危险，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大法的指导下，我会一路走下去。

我叫醒了女儿，给她穿上了一套新衣服，在她的裤子口袋里，我放了一张写有她父亲姓名及单位地址的纸条，还有一百元钱。如果我不测，或者暂时不能回来了，这一百元钱基本够一个好心人送她回来的路费。我也换上了羊毛套装，大方得体，镜子里的我美丽大方。清晨，我和女儿各背上一大包资料出发了。还带上了那封给“六一零”女警察的劝善信。这封信，我用精美的口袋装好，里面有比较完整的法轮功真相和《九评》。这个口袋，我要把它交给公安局守门的保安，让他亲自转交给那位女警察……。

坐在车上，我不停的听着《除恶》，那每一个音符，我听懂了，也深深的震撼了我，我有坚定的一念：证实大法，金刚不破，坚不可摧！我揪心的怀念着集中营里被迫害的同修，他们每时每刻都会被残忍的夺去生命。

车子快进城的时候，我看到了那里设着几道检查来去车辆的关卡，有几辆客车被指定停了下来，有人上车做例行公事的检查。

我和女儿顺利的进了城，下了车，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发真相资料。在那个城市里，在邪恶的“六一零”的恶警认识我的情况下，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女儿在我身边，她的安全与否和我紧紧联系着。我们一路不停的走路和换车，不能怠慢。

那一天很热，三十三度，在往年不会有这么高的温度。我和女儿穿着比较厚的衣服，衬衣和头发早已被汗水打湿了。从早上六点多一直到晚上八点，我没有时间喝一口水，吃一口饭，而女儿只喝了两袋牛奶。年幼的女儿又热又累又饿的一直要哭，我安慰她说，你是师父的小弟子，吃这点苦算什么。

下午四点左右，资料发完了，我来到了公安局大门口，把那个口袋

因为用修炼者的慈悲善解造下的冤缘，很多干扰在我找到自己的执著时，伴随着发正念便烟消云散了。

二、突破家庭关

“你不炼功环境还挺好的，你一炼功就是这样的。我们好多人没有往纵深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的奇怪，挺懊丧的炼不了功。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这就是魔在干扰你，它指使着人在干扰你。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干扰形式，达到了不让你炼的目地。你炼功，你得道，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它可不干，它不会让你炼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层次中的反映，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允许再有这个现象存在了，也就是说把这笔债魔过去之后，不允许它再来干扰了。”（《转法轮》）

刚刚得法，魔难就来了，而给我制造麻烦最多的是我的妻子。妻子在我没有得法之前，对大法的态度很好。但我得法之后，在短时间内，她对大法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我炼功也不支持，甚至还骂。

面对此情况，我首先谨遵师父的教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静心找原因，一下想起了她说过的一句话：“你要是不说法轮啊，我还觉得挺好的！现在听你一说，（邪党）打你们就对了！”原来，是我讲高了，我经常“神唉，神唉！”的给她讲，她能接受吗？

之后，我就努力避免讲高。并且主动承担了洗衣服、做饭等家务活，这样她也渐渐平静下来。有时偶尔还骂，特别是在炼功的时候。但我心中有一念：不管你怎么骂，这功我炼定了！这法我得定了！

难还不断的来，我把要出去发的真相材料藏在家里，被她翻了出来，烧了！我回家后，她对我大发雷霆。我心里难受极了，并不是因为她对我发火，而是想：这几本真相被你烧了，你得造多少的业啊！最严重的一次是，一大包真相材料，不知怎的被她翻了出来，然后，她逼着我来到了给我材料的同修家里，把材料退了，还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

当时没有觉的丢了面子之类的人心，想的是：不管你怎么样，真相材料我发定了，人我救定了！因为我有了一颗心，师父也给我安排了一些机会，比如她住娘家去了、给学生上晚自习因故我提前回来了、我要回家看看我母亲……利用这些空档，我就出去逐门逐户的发真相材料！

之后又想，老这么偷着也不成啊，时间太少！干脆让她得法吧！大法无所不能，师父一定会度化她的。让她看《转法轮》，她不干！怎么办呢？有办法！妻子因肩周炎经常胳膊不敢活动。这就是突破口。我炼功时特意不用音乐，叫她一起做。我在心里也求师父加持。

时间不长，她的症状好多了。她感到很神奇。更神奇的是，清早时，会无故传来敲门声，把她叫起来炼功。接着再引导，让她学法！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她得了法了，到了二零零四年农历新年时，她就痛痛快快、堂堂正正的和我们一起出去发真相材料了！

很显然，妻子对我修大法、做真相材料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已经明显是邪恶利用人在干扰了。但当时因学法浅，我确实悟不出来，也不知

道在发正念时彻底铲除这些干扰因素。即使这样，还是走过来了。我今天才悟道：只要我们有了这颗心，坚信大法，坚决做好三件事的心，即使有一些外来魔难我们悟不出，不会用正念铲除它，师父看到了我们这颗坚定坚信的心，也不会再允许邪恶无理的干扰，也会帮助我们清除我们修炼道路上的魔障的！

三、洪法

“我为什么说大法弟子伟大，你们摊上这伟大的时代，赋予你们的也是伟大的，因为人类90%的生命已经是从高层次上来的了，也就是说，人的这张皮里面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人的这张皮已经被很高层次上来的生命得了、占据了。”（《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话》）

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地球上的人都是为大法而来的，即使是起反面作用的，他也不想真的来破坏这个法，他也不想被淘汰！得到大法、同化大法是每一生命内心深处最真切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生命对大法抱有多大的偏见（当然对大法犯罪的人中败类除外），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想办法引导其得法。因为我深信在真相面前，在大法的威德面前，什么也挡不住！

感触最深的是小外甥女。她在城里小学就读，受邪党毒害极深！一开始给她讲真相的时候，捂着耳朵不听！看到我打坐，她说：“我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先是与妻子一起把她妈妈讲明白了。她妈妈就可以经常给她讲真相了。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本来就大，再加上她妈妈经常的讲，她渐渐对大法有了正确认识。

《九评》出来后，让小外甥女退队，她死活不干。我们不急。还是先把她妈妈劝退了，又把她爸爸劝退了。还是先让家长来充实她正的一切因素。之后再劝她，几句话，她退了。并且马上感觉到了退队后师父给她带来的福报。提到福报她乐的闭不上嘴！时机成熟了，暑假特意让妻子把她接来住一星期，我对妻子说：“小外甥女要得法了！”

到我家后，我让她看了《风雨天地行》。她一连看了两遍！看完后她激动的说：“原来大法这么好，大法弟子被害的这么惨！我真后悔以前捡到真相材料都让我烧了，原来都是省吃俭用做出来的！”接着又让她听法。炼功时她也乐颠颠的主动跟着炼。走的时候她主动要了一本《转法轮》，恭恭敬敬的用厚纸包上了一个封面，高高兴兴的带回家去了。

对于一些被邪党欺骗太深的善良者，一时不听真相，甚至表现得很冲动过激，这都是假相。只要我们本着慈悲心，用各种方法把真相讲到了，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的。

四、讲真相

在讲真相方面我抱定的原则是：莫以事小而不为！哪怕是一张传单、一个护身符、一个邮件、跑了很远的路只寄了一封信、只去了一个人家，我也认为值，不会白做的，所做的事或早或晚、或是在整体中，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的几个里，由她专门给我做出了不少的真相资料。

（四）

陆陆续续的我认识了几个老学员。零五年五月十四日，资料点的同修们给我抬回来一台一拖七的刻录机，我如获至宝，迈出了建立家庭资料点的第一步。

由于我不懂技术，刻录机有了一点小问题也要让资料点的技术员小陈（化名）来帮我修理。还有《九评共产党》和传单、小册子也要让他提供一部份。有时我还问他，怎么做的这么少，为什么不多做一些？真是不会替别人着想。小陈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几年，他一如既往的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吃的很多时候也很简单，却大包大包的背着真相资料给同修送到家里，很少间断。由于许多同修伸手要资料，小陈学法炼功的时间不能保证，不久他被病业拖倒了，严重的脱了形。

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由于我太自私，只会伸手要资料，不替同修着想，加大了同修的难，让同修在病业的折磨中苦苦的煎熬着。我暗下决心，我要自己上网，自己制作小册子、传单，为同修分担一些。要自己制作真相资料也是我一直的愿望。

一天下班以后，我把自己想制作真相资料、在家里再添置电脑和打印机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和妹妹，她们答应了，并分工好了以后谁买耗材、谁制作、谁再出去发。当同修们把电脑、打印机送来后，她们俩却反悔不做了。对电脑一窍不通的我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我对她们说：你们会做资料的不做，我不会做的却要自己做了。从那时起，我建起了自己的家庭资料点。

（五）

一天炼静功的时候，我头脑中想起了一个城市里“六一零”办公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女警察，自从迫害开始，她十分卖力的抓过不少大法弟子，她从内心认为她是在挽救“误入歧途”的人。从她非法审问大法弟子和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来看，她完全不了解大法真相。在打坐中，我想到了要给她讲真相，让她了解大法，让她不再参与迫害。而在她们认识我并有一次动用人力物力耗上几天时间想抓住我的情况下，我想只有用写信方式让她了解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大法走到今天，已洪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世界的认同，而中共在迫害大法中面临解体做着垂死挣扎，“三退”大潮已让它“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打坐中，我知道无限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

由于那段时间天天上班，这封我用真心与正念写出来的三千五百字左右的劝善信大概写了两三个月。

这时，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被曝光，在全球引起关注，同修也受了影响，也牵引着同修们对“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从未有过的邪恶事件的看法和做法。一部份同修更害怕了，躲的更深了。我一遍一遍的看着同修做出来的事件光盘，我强忍住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不要难过，但我忍不住；我想轻松的对女儿笑一笑，眼泪却大颗的往下掉。我想：我要曝光邪恶，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共的残暴本质，是如此的残

每天只顾自己学法和做大法的事，而对我的丈夫却漠不关心。在中国大陆靠谎言欺骗发动起来的迫害中，丈夫失望的觉的这已不是一个正常的家，迟早会破裂。一天晚上，对反感大法的丈夫（不知道我在家的情况下）带回来了一个追求了他几年的女人。我不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经过几个小时的唇枪舌剑，我精疲力尽，从小争强好胜的我却不会让步，坐在沙发的一角，我脑袋已一片空白。

一瞬间，我思想中有一个真念“退一步海阔天空”（《转法轮》）。我豁然开朗，一下子轻松了。我转过身对他说：“你们在一起吧。”他吃惊不小又感激不尽的望着我说：“真的呀？你好慈悲呀。”想到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了，我说：“我没有学大法之前肯定不会这样做的，正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我知道了忍让。我们师父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以前做的不好，是因为我没有学好大法，你这样做也不怪你……”从那个家门跨出来，想着他的父母一直以来也不愿意了解大法的真相，我哽咽着但坚定的走在去他父母家讲真相的路上。

（三）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家属区不容易进去，因为有守门的。有一段时间，我早上六点多就出门了，趁那些人还没有起床，背上我那三岁多的女儿，爬上高高的台阶，一个一个单元的去发真相资料和光盘。

想到有些地方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我和妹妹商量好到一个环境比较邪恶的地方去发一些真相光盘。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的一个上午，我们去了那里，我和妹妹分开了去发真相资料。想到当地公安局的家属区对了解大法真相还是空白，我发着正念走进了公安局。出来后不久，我和妹妹见了面，当她知道我给了一个熟人一张《风雨天地行》时，她发了脾气，和我断绝了往来。

她的理由是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也不注意别人的安全。那段时间我认为：我作为一个学大法才一年多的新学员，在老学员的指责中是说不上话的。我似乎很错了，错的在她面前不能解释，不敢抬头，但我心里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讲真相错了吗？震慑邪恶，让邪恶胆寒错了吗？当邪恶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时候，我们消极的忍受着邪恶的猖狂，说什么过了敏感时期再出来，这就是理智吗？

那时《也棒喝》刚发表不久，师父点悟我“干的都是邪恶高兴的事，在迫害中是在帮邪恶的忙。”因为妹妹和我对大法的法理认识不一样，走的路不一样，在讲真相中方法不一样，这个小的整体，被邪恶狡猾的抓住了我们心性上的漏洞，而影响着 we 继续做证实大法的事，加大了我们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严重的间隔。我们都把自己摆在了第一位，而大法与众生却因为我们的放不下自我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这时我认识到：我错了，我太注重自我了。我往妹妹家走去，敲开了她家的门。坐定以后，我说明了我的来意，希望妹妹能继续给我提供真相资料。但她拒绝了，她说：你有这个心你出去用嘴讲是一样的。

在师父的安排下，半个月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同修，在以后

我有两个同学，其中一个对大法偏见很大。勉强把他们俩劝退了，但感觉他们心理上仍然没有摆脱邪灵思想的影响。就给他们俩发电子邮件持续讲真相。当时，用的是国内电子信箱。（虽然是国内电子信箱，但我在心里说：这电子信箱是为讲清真相而造就的，绝对不允许邪恶来对其进行干扰！几个电子信箱都出色的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虽然如此，建议不要盲目效仿。）心里丝毫不顾及安全问题，只有一念：我要真正的来救你！几天后再见面，持偏见的同学兴奋的对我说：“原来法轮功很好啊！共产党原来这么坏啊！你发给我的材料我都打出来了，给办公室的教师传着看呢！”另一个同学则更是经常性的在办公室里讲真相，并且前几日还要我给他带一本《转法轮》，准备好好看看呢！

并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给一个常人讲了《九评》了，但没有机会对其进行劝退，另一同修再给他讲时，几句话，他就退出来了。经过我及我周围的同修讲真相后，常人明白真相，并主动传播真相甚至是得法的例子很多，可说是举不胜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象师父在法中讲的一一“从整个情况来看，其实目前的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他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话》）

正因为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努力的按照师父说的做，才会出现这样好的结果。

五、资料点修炼

从去年，我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要建资料点，是因为，一是我全家人都修炼，家庭的环境好；再一个是我是新学员嘛，不象老同修那样曾经被邪党登记造册的，可能会偶尔担心安全问题的；再一个是我的电脑技术还可以。但当时因买房子欠了债，刚刚把电脑换了主机就停车了。但心里始终想着：等还上债务第一件是做真相材料。师父看到了我的心。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同修主动出钱，帮助我提供耗材，就这样，家中的资料点成功运转了，一直平稳运作到今天。为本地区同修提供真相材料，师父经文、师父讲法录音、《九评》、《江泽民其人》等。

谈一点资料点平稳安全运转的粗浅认识。

安全方面：

第一重要的是学好法。从实际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一个资料点能够平稳安全的运作，会对这个地区的证实法形式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果资料点被干扰或者是被邪恶破坏，会使一个地区的整体受挫，往往需要调整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由此在我心里，我家的资料点是我们地区全体同修与需要救度的众生的！深感资料点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更加注重学好法。由于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比较轻松，我一般是学半天法，再半天抽时间阅读明慧同修的文章。如何学法，在前面已经谈了。包括与我配合的同修也是学法极为扎实，讲真相极为稳妥

的，三件事做的非常精进的。

第二点是修口。这一点尤为重要。很多资料点就是因为同修不注意修口，最后传的常人都知道了，从而出问题了。有同修说，真相资料是法器，我很认同这一说法。既然真相资料是法器，那么资料点是不是制作法器的地方呢？既然是制作法器的地方，那么资料点用常人的认识就是“重地”，往高一点说，资料点就是大法弟子的“天机”啊！有道是“天机不可泄露”！更何况邪恶还在想方设法利用坏人在寻找破坏资料点呢！？因此修口的重要性可见其份量了。我们的资料点是严格的单线联系！

第三点是用钱。虽然在不久之前，自己因购房还背着债务，但并没有因经济困难而对同修开口要过一分钱来做真相资料。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掏钱解决，钱不在多少，关键是有那份心。有一次，负责协调的同修看我手头确实紧，要给我一部份钱让我买一些小来小去的耗材，被我回绝了——小来小去的耗材也让同修花钱买，我们一家人心里都会很不安心。负责协调的同修在用钱方面也极其严肃的要求自己。协调的同修从不开口向其他同修要钱做资料（即使不开口，很多同修也是经常主动拿出钱来给他购买资料需要的耗材），其他同修给多少，他就拿多少，甚至有时别人给钱时，他说：钱够用了，不要给了。很多大的投入，都是此同修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的一一虽然他的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但他也是靠工资生活的。有一次进耗材时，他的手机被偷了。他只是嘿嘿一乐，然后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被偷手机的那一阵子要添置一台打印机，手机被偷后他说：（买打印机）下一个月吧。说是这样说了，但是没有拖多久，打印机就买回来了。同修的境界，让我仰观敬佩！

以上三点是我们的资料点能安全运作的重要原因。

平稳方面：

我们的资料点经常在一周内做出一百本《九评》，两三百本的真相小册子，几十本《明慧周刊》，并时时做其它一些真相材料。打印量是比较大的。电脑、打印机等能比较平稳的运行。我主要是悟了师父的这一段法：“因为宇宙正法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做，所以就在这里造了三界。这个三界中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从人到物，所有的生命都是为这法而来的。”“三界之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为法而造就的，但是呢，可不都是表现上起正面作用的。这些表现上不起正面作用的，当初旧势力安排中认为它们也为法做贡献了，所以旧势力觉得这些生命也要圆满的。”（《在2003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话》）

初期的时候，机器出现毛病了，我总是对它发狠：看你不争气，再不争气扔了你，不用你，再换新的！可是越是这种心态，情况就越糟糕。通过学法，找到自己的争斗发狠的执著，很快把这种心态调整过来，坐下来发正念，正念中平和的对机器说：“被大法弟子选中了做大法的事情，这是你的福份啊！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是一个很高层次的生命了，具有神通，即使我不发正念，各种干扰，你也应该处理

说：师父啊，请放心吧，我承受的住。我浑身疼了两夜一天，第三天就好了。

几年来，在证实法的道路上，我所亲身体会到和见证到的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真是太多太多了。写出来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七年来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中，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交给大法，因此，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才走到了今天。

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一切都将要展现了，自己只有不停的精进，才对的起师父、对的起大法，同时也才对的起自己的良心。

在讲清真相中证实大法、纯净自己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

二零零三年三月中旬，一场意外让我身体不适。躺在床上我思索着：人活着太苦了，我要走上修炼的路，我要学法轮功！因为我妈妈和妹妹都是大法弟子，我对法轮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几天那强烈的念头让我幸运的很快走入大法中来，并走上了反迫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最美好的回归之路。在这其中，有走正了修炼路的发自内心的喜悦；有在人心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痛苦；有在证实大法美好中正与邪的较量；也有走在修炼路上生与死的抉择。但我要说的是，在师父的洪大慈悲的呵护与点悟下，我走到了今天。

（一）

学法一个多月后，我有强烈的愿望要走出去讲真相。在当时没有资料来源的情况下，我拿起笔按照一张光盘的内容加上自己的真诚、纯净的心写下了一份长三张信笺纸的真相资料。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除了学几讲《转法轮》和师父在世界各地的讲法外，休息的时间就是写真相资料，有时一天能写八份资料。等攒到一定的数量便出去发给家属区或路人。

重庆的夏天很热，在七八月时，特别是中午，室外的温度是四十二度以上，人们都在家里吹着空调，我心里念着师父的“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洪吟（二）》〈正念正行〉），想着蒙冤的大法和师父，想着被谎言欺骗的众生，我坦坦荡荡的走在讲真相的路上，无怨无悔。那时的心多纯洁啊，心中只有大法和讲清真相，真的是没有一丝杂念。

这样靠手写真相资料大约五个月时间左右，我想要大面积的讲真相，可这样靠手写太慢了，便买了一个二手的传真机。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用真心做出了一份又一份的真相资料。我的字写的不好，用传真纸做传单也不算完美，但我用心做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我有了资料来源。

（二）

由于学法太肤浅，没有理解到大法在世间修炼形式的真正内涵。我

我的身边，车里的一个人问我：“你带的什么？”我看了它一眼，没理它，继续往前走。大约走了二、三十米远，那辆车又追上来，坐在后面的那个人仍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带的什么东西？”这时我看出了他们是便衣警察。可是时间不允许我多思考片刻，如果我稍有迟钝，可能就会造成大的麻烦，我保持着镇定，先发制人的问它们：“你们干什么的，为什么截我的路？”“我们是刑警队的。”车上的两个人都下了车。我说：“你们出示证件了吗？”其中一个拿出了证件。我表现的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冷冷的说：“我带的是油墨，学校用的，你们要不要看一下？”那人说：“老师啊，你早说哎。”然后嘟囔了一句：“我们破个案子。”便开车走了。

是慈悲的师尊又一次为我化解了不可设想的魔难，提前好多天就用邻居家的小狗点悟我，让我及时清理自己空间场，解体了企图迫害我和资料点的邪恶因素。通过学法，我悟到，当我们正念强时，达到了那一层法的要求，另外空间的邪恶就不起作用了，它们根本就伤害不了我们。但是通过这件事，我又发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和境界的有限。当我看出拦我的人是便衣时，心中有点紧张，虽然没有影响到我表面的镇定，可它毕竟是一种怕心，一种还没有达到神的境界的人心。

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我们地区的家庭资料点也在不断的诞生。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尊的要求，也是我们资料点同修们长期以来的愿望。我们做了各方面的安排就把大资料点分散了。

（七）

一天，我给某地同修送东西坐客车返回时已是晚上八点，客车的两个大灯坏了，老板只好找了一辆车在前面引路。隔了几天，再次去那里，返回时，还是晚上八点。一上车，就觉的身上不对劲，头也有点痛。过了市区，就听售票员问：“车灯怎么不亮了？”司机说：“坏了。”售票员说：“找地方修修。”司机说：“不好修，回去修吧。”我想，又是一辆没有灯的车。可这次老板连引路的车也不找，而是让司机摸黑往前开。我连着两次乘坐没有车灯的客车，决不是偶然的。

我知道师尊就在我身边，自己不必担心。可是我身上的难受越来越明显，不一会腿也疼了起来。客车黑着灯走了两个小时，下车后，我腿疼的一瘸一拐的走到了住处。这一夜，我全身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到了第二天，身上的疼痛更重了，两个腿和胳膊的关节处特别的痛，真是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痛的，连走路都走不稳了。想想我两次夜晚坐车，车灯都坏了，特别是第二次一上车身上就不对劲儿，一直发展到现在这种全身极度疼痛的状态。我明白了，自己又躲过了一场大祸，又是师尊给我化解了。两次车灯不亮，不正是师尊在点悟我吗？我虽然浑身疼痛的几乎难以忍受，但是如果没有师尊的巨大承受，真的大车祸落到身上的话，那对自己是什么样的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啊，我现在承受的，只不过是师父为我承受一场大祸之后，留给我让我修炼提高的一点痛苦而已。

想想师尊的百般呵护，一次次替自己承受的巨关巨难，我在心里

了。处理不了，你也可以求我师父啊！如果你与旧势力有约，那你马上否定它！”这样处理，很快就会解决问题。即使再一次用常人的方法来解决，也会马上找到问题之所在。

对于机器我极其珍惜，在不影响做真相材料的情况下，能使用就尽量使用而不更换，因为珍惜它们，就是珍惜它们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而来的使命，及在此过程中它们给它们自己建立的荣耀。

家里的机器除了用其来做真相材料外，极少用来做常人的一些事情，诸如上常人的一些网站、打游戏、看电影。因为我还有这样一个认识，这些机器是来证实法的，也是帮助我来修炼的，是法器啊。它们将见证我的整个资料点修炼过程。如果将来在它们思想中存留这样的记忆：当年跟某某人修炼时，经常不务正事！我想这也是一个大法修炼者的一个很大的污点。会给一个修炼者留下遗憾。

能在法上认识法，时时能善用、正用机器，这也是我们的资料点能平稳运作的原因吧。

六、读明慧同修文章，写体会

“几次大型法会都是中国大陆以外大法弟子的盛会。每次大型的法会都有许多新学员和一些很偏远地区的学员来参加，所以每次法会除了要做的其它项目之外，法会要真正能够起到对修炼提高有实效、能够起到作用。这样就不枉一些新学员与千里迢迢来的学员走这么一趟。所以大法弟子的法会不只是每年必开的形式，是为了真正实修才召开的。这也是当年我为大家留下的一种大范围大法弟子唯一能够在一起互相切磋的一个环境，所以一定要把它落在实处，对修炼提高真正起到好处，这样才有意义。”（《2006年加拿大讲法》）

因为大陆的特殊情况，大陆的同修不方便组织大型的法会。还有一部份同修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常人工作或者是所从事的讲真相的项目特殊，不方便经常性的与邻近的同修一起进行学法切磋。那么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是抱着一个参加大法弟子法会的心态来读明慧网同修的文章的。有时间的話，明慧网同修的文章我几乎是每一篇都看。从同修文章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了自己没有悟到的法理，学到同修讲真相一些好的做法，这对我学好法，能迅速在法上提高，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常人中有“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相得益彰”的说法，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看久了，我也自己写文章投到明慧。刚开始有一个障碍，新学员能写出什么来？显示什么？之后进一步学法，把思想中的这一个弯顺了过来，而是想：写文章的基点是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写出自己在法中的受益与正见，或者是写出自己的教训。目的是，使同修看后，好的能借鉴，尽快提高；看到我写出的自己的不足，其他同修能努力避免不走我同样的弯路，从而使自己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的更好更稳。这才是“为他”啊，而自己有了心得不写出来，自己一个人藏在心里独自享用，这是真正的“为私”！想法对了，文章自然就写出来了——修炼心得、经

验教训、技术交流都写，写的多，也写的快。明慧给发了也不起欢喜心，明慧没有发，心里也不沮丧。一切随其自然。时间长了发现，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自己去了很多不好的心，正悟了更多的法理。也确实有同修从我写的文章中收到一些益处。

七、珍惜时间救众生

随着学法的深入，发正念效果威力大增的体会，及讲清真相中的世人态度的反馈，从去年冬天悟到：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被销毁到极少了，世人思想中的“封尘”已经被掸去，这正是一个救度世人的最佳时期。并且明显感觉到这段时间是师父特意延长留给我们的，目的是使没有做好的做得更好，做好的再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可以深入的想一想，很多国家都有大法弟子，很多国家的民众及政府、政要都明白真相，为什么他们对制止邪党对大法的迫害一事行动就慢呢？不是他们行动慢，也不是他们没有人的善良之心，根本原因是师父要我们做当今的“风流人物”，让我们来引导常人明白真相、引领常人进行反迫害，制止这场邪恶。

为了让更多的常人明白真相，我除了用真相材料，面对面讲等方式外，数日前，又选择了在网上收集常人的电子信箱发给明慧同修的方式来让更多的常人接触到大法真相的资讯。去年，曾经收集过一阵子，但没有真正集中力量去做。而今年当决心下力去做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以前费很大劲才能搜索到几个电子邮箱，而现在不用费多少精力，大量的电子邮箱源源不断的展现涌到我的眼前。我深知，这是神在把有缘人引领到我面前，目的是给予常人更多的得救的机会！悟道此理后，做吧！麻烦出现了，时间不长，胳膊痛的不行，眼睛花的不行！接连两次都是这样！我想到了放弃。又想：不对！我是修神的人啊！一个超常的人怎么会累呢？！这是干扰，否定它！此念一出，还没有发正念呢，干扰状态马上消失了。经常半天来学法，另半天接连着晚上一坐很长时间收集邮箱。每天收集一两千个电子信箱，干完后，身体反而更轻松了。收集电子信箱以来，感觉时间变长了，从早上到晚上，就觉的好象几百万年过去了一样。奇迹还在出现，一些网站需要注册交钱才能开放其保存的电子信箱，而我在没有交钱的情况下，也神奇的打开了其保存的电子信箱。正好到我全部收集完毕，就再也打不开了！每每此时，深深感受到的是师父对常人洪大的慈悲，一丝一毫的得救机会，也要赐予常人！师父以如此博大的胸怀来感悟我，我怎么能不更精进呢？

谈到收集电子信箱，想起了前几日同修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常人的电子信箱经常换，还不如多收集一些大陆的电话发到明慧。我倒不这样看，师父在《精进要旨》中有一篇《取中》的经文。看后，我很受启发，在以后的正法修炼中，我也努力本着“取中”的法理来做。其实任何一种讲真相的方式都存在着有一些常人或收不到、或不看、或丢弃的问题。但我不看不好的——把真相材料撕了、对讲真相的同修出言不逊……这些我都不看，有时心也被带动的很厉害，就努力发正念清除掉人心。我只看听完真相有了善念正见的、收到真相电话很兴奋的、看完

知不觉就把资料点当成了自己的家，每当外出回来，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而且有时对资料点的同修看成了家里的人，生活上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种依赖。没有了资料点，我就象没有了家；离开了同修，就象没有了亲人。几年了，资料点的同修一个个离我而去，每个同修的离开，都会使我痛心的暗暗流泪，可这泪水里掺杂着一种对同修的亲情。深挖下去，内心深处还潜伏着一种为私为我的心，如果失去了资料点，好象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损失。我平时特别重视资料点，也希望别的同修都来重视，其实还掺杂着希望别人都来重视自己的不纯的心。这就是黑手烂鬼对我个人进行这种迫害的根源。

放下了这隐藏很深的执著，真正使自己提高上来，加强了正念，不久，在师尊的巧妙安排下，我们的资料点又开始运转了，可这次我自己的感受却象经历了一次起死回生的过程。

（六）

二零零六年农历新年前后，根据各方同修的需要，我们必须做出一大批真相资料。春运期间，客运检查非常的严，多的时候我们要带五、六箱资料送出去。车老板见了就问这、问那，安全检查员也要过来盘问，有没有“三品”，我就不以为然的说：过年用的，哪有三品。可是有的乘客的包或箱子他们是非要检查的。后来我就想，我带的是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他们不应该问我，并请师父保护。果然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问了。

有时还会碰到警察在堵截点拦车盘检，我就保持镇定，心想：我是师父的弟子，其它谁的也不要，也不承认。然后发正念解体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一次，老远在车上就看到前面有警察，我就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让那警察睡过去，不许他上车检查。到了跟前，那警察真的就垂着头睡着了。农历新年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把大量的真相资料顺利安全的传递给了各方的同修，从中更加体会到师尊时时刻刻的呵护，因此使我没有了怕心，什么旧势力、什么邪恶、什么迫害这一切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二零零六年春末的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准备去学法，刚走几步，邻居家的小狗拦住了我的去路，怎么也不让我往前走。我强走一步它就咬我的腿；我往后退，它就蹲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盯着我。我再往前走，它还是拦住我。我觉的好生奇怪，这小狗平时对我很友好，我出门时它常把我送出去很远，我从外面回来了，它会迎出很远，摇头摆尾的很是亲热。可从没见过它今天这样的架势。我轻声对它说：“你不能拦我的路啊，我是救你的。”它却不听，继续拦着我。我想，是不是师尊在利用这只小狗点悟我什么呢？会不会前面有象狗一样的恶人拦截我？我心生一念：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走到屋里，我就盘腿立掌发正念，大约发了半个小时。

一天下午，我买了一批耗材，装在编织袋里，用自行车带着往回走。从那小狗拦我之后，我买耗材或送资料一点也不敢放松自己的正念，一路上总不停的默念正法口诀。走到半路，一辆“昌河”车开到了

我又想起了丙同修，其实丙同修完全具备在资料点上工作的条件，他有能力，又很能吃苦耐劳，为证实大法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们用的机器速度快，声音也非常大，工作时必须门窗全部封闭，即使这样在院子里也能听到“哐哐”的响声。整个炎热的夏天，丙同修都是在密封的房子里伴随着机器的运转度过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在住处吃过早饭，然后带上一杯开水和两个馒头去资料点工作，午饭就是这一杯开水和两个馒头。之后一直干到晚上，有时顾不得休息，就要装上一车“九评”给同修们送去（后来，我们看到这样下去丙同修学法跟不上，才改为一天干半天）。

密封的房间里就象蒸笼，就是一动不动，也浑身是汗，可想而知丙同修每天都象水洗一样。不到半年时间，他一个人就印制出三万本“九评”，二百多万页码的数量。丙同修被邪恶绑架，给我们地区证实法带来了重大损失。当有同修责问我：“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让丙同修一个人干呢？”我默默无语，我不想把当时的安排说出来，也不想再给其他同修造成压力，我祝愿她们能从法理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早日提高上来。后来我不得不对个别同修说出了实情，不这样做我今后的工作就太被动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不管怎样都不应该让丙同修独自一个人在资料点上坚持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昨日的资料点还在繁忙喧嚣，今天突然象沉睡一般，我只身孤影的走来走去，真是无力应付面前的现状。学法静不下来，饭也吃不下去，两天过后，我早晨炼功时浑身发颤。我意识到如此下去，不几天身体就会垮掉。决不能承认邪恶以这种形式对我的迫害，必须得吃东西，不饿也得吃。一边流着泪，一边抓起几天前的干馒头，使劲掰一块送到嘴里，好不容易嚼烂了，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我就象吃药一样用水往下送。就这样嚼一口，用水送一口，艰难的吃下了半个馒头，身上才有了点劲儿。那几天我都是这样吃饭的。

一天中午，我站在阳台上，望着中秋的天空，心中又翻出了万千思绪：想想不计辛劳而任劳任怨的丙同修，想想在我们缺少技术人员，在放弃一切的情况下毅然走出来的乙同修，想想我们的资料点在助师正法中至少承负着六、七百同修所需的师父经文、《明慧周刊》，《九评》和真相资料，如今却不能发挥作用了。我又陷入极度的沮丧和痛苦中，只觉腹中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塞的满满的，心在急速的膨胀，仿佛瞬间就要爆炸，我再也站立不住了，手扶着墙壁急忙蹲下的同时喊了一声：“师父救我啊！”话音未落，只觉的腹中不好的东西全部消失了。我的心随即平静下来，感到了无比的轻松。如果不是师尊救我，那一刻我真的是彻底的崩溃了。

渐渐的我能静下心来学法了，通过学法，思想越来越清晰。我看到了旧势力在下狠手企图摧毁我们的资料点，并且想击垮我个人的意志。那么旧势力是以什么样的借口这么阴险的干坏事呢？当然这有整体的漏洞，而且还不是小的漏洞。而我最应该找的还是我自己，我的漏在哪里呢？我必须挖出它的根源。流离失所几年了，我一直在资料点工作，不

真相电子邮箱真正思考的……而且发现，正面的事例，有正见的常人，头脑中正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常人，是越来越多了。依然顽固中毒极深者是越来越少了。

八、放下执著轻舟快

“由于大家现在确实很忙，很多人都主动分担了好多工作在做，就使学法很难投入进去。思想中老想着正法的事，在学法中静不下来，实际上等于白学。你不能理智的、清醒的学法，那就是白学，还耽误时间，所以这方面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在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话》）

“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话》）

今年暑假，做事心起来了，打印真相资料，收集电子信箱。经常忙到夜里一两点左右。虽然学法，但是效果很不好。还给自己找借口，反正是暑假，开学后再调整过来，补上就是了。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干扰来了，忽然学校要下一批教师到小学去（我是在初中工作，此学年前，因给学生讲真相，被一教师举报，当时一副校长——此人有同修多次给其讲过真相，但当时在关键时刻就是不争气，被邪恶利用，背地里鼓捣，要把我撵到小学去，还让学生整我的“黑材料”，但学生及学生的班主任都不配合。当时我找出并清除自己执著，净心学法，正念否定，不请不送，只求师父来加持。结果邪恶自败。在常人空间的表现是，跟我关系很好并且对大法真相很明白的另一副校长驳斥了他的意见，并把我调整到一个常人看来更好的岗位上，让我管学校的电教——这是一个闲职，使我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做好三件事中），并且这消息还正传到我耳朵里来，而且还是从多个渠道多次传来，咋唬的还不行。我的人心起来了，就想：要是把我下到边远的小学去，再让我教课的话，这法什么时间学，这电子信箱什么时间收集，这真相资料什么时候做……什么心都上来了！不行，我得给校长送礼去（此前从来没有给校长送过礼）！我还真去了！去的路上差一点撞了车。并且校长始终不见我，礼也没有送出去。妻子不断催我：你快好好学法吧！你去年的正念哪去了！我也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一点修炼人的样子也没有了。

回到家里静下心来学法，“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从新给你安排的。”（《转法轮》）“这就是大法弟子今天面对的、由于旧势力等干扰造成的修炼形式，所以在你们修炼过程中，你只要修好那面过去了、隔开了，你没修好的一切还会反应出来，人心还会反应出来，不好的因素还会反应出来。”（《美国首都法会讲话》）

师父的法句句打到心里，我开始不断的找自己：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呢？相信金钱万能，关键时刻把师父、把大法抛到脑后了呢？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学好法。不在法中，那什么想法都是常人的了！

再找——还想干这个职位，从而有更多时间做大法的事没错，但是

我太执著了，正确的状态是：我有这个想法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啊。我想法太强烈了不是在求吗？这么强烈的人心不正好被邪恶利用，做一些可笑的常人之事吗？再回想我过去这一学年的修炼过程，师父刚把我安排到这个电教的闲职岗位上时，心里曾很烦过：我给 学生真相讲的这么好，师父为什么不让我接着教课呢？我好接着再给学生讲啊！但是不久之后，在给电教室处理杂务的一个学生讲真相劝退时，这个学生告诉我：老师，我姥姥就炼法轮功，我姥姥说，小册子护身符什么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拿的！听了这话我心中一惊，原来同修不注意修口，资料点的事，传到常人都知道了。又想到不久之前，从这个资料点拿真相材料的另一地区的同修突然被六一零非法搜了家，幸亏此同修安全意识好，没出问题。并且那一段时间本地区很多同修的手机、电话出现了被干扰的现象。我急忙与同修磋商，迅速通知这个资料点，中止了工作。避免了邪恶可能对这个资料点破坏进而影响本地区整体正法形势的事情的发生。并且之后，资料点的任务自然而然的落到了我的身上。

纵观这一学年的修炼过程，师父给我安排的看似偶然，实则安排的是天衣无缝，所经历的件件事情都举足轻重，而我及我周围的同修只不过是在学好法充实正念的基础上“随机而行”罢了。也就是说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不单单是针对我自己，而是针对整体都考虑得周密备致。师父把我安排不教课，有不教课的道理。师父把我安排到小学，甚至是边远小学，也一定有我到那儿去的道理。只要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安排到哪儿我都去，如果邪恶要干扰我坚决不承认！

再找一一还发现自己很多时候不愿开口给同事讲真相，是害怕同事把自己说出去，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多么严重的私心啊！法学好了，理悟出来了，发正念中清除。由于长期没有学好法，空间场中滋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一团巨大的人心掺杂着一些恶毒生命与物质浸透了全身，这些物质一个劲往心里钻，心脏最难受。前两天随时发正念，睡觉醒了也发，慢慢这团物质消去了，人心也自然净了。执著找到了，人心放下了，大法的事情做的更好了，此后的短短几天之内，劝退了六个同事，引导一个学生得了法。正如师父所说“放下执著轻舟快”。

但干扰还有，此后连续做了两个梦，说是我下小学了，赶快送礼吧，我就是不动，还是正念否定。就是在定员的前一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非下小学不行！我还是不动，心里跟没有聘任这回事一样。结果，我还是在原岗位上接着干！真是“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师徒恩》）。

八、能走好个人修炼之路是整体都修的好的结果

回忆得法以来这不长的修炼过程，能比较稳的走好自己正法修炼之路，与我周围同修都修的好，能在法上相互帮助，能无私的相互给予是分不开的。有了不好过的关，同修能帮助我从法上切磋认识提高。有了比较大的难，同修们默默帮助我发正念。有了不足，起了人心了，同修不是指责，而是慈悲及时的给我指出来。资金缺乏，同修无私的提供。

里，就象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还有《洪吟》中的《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这时心中的凄凉和孤寂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在2003年华盛顿 DC法会上的讲话》中师尊讲道：“当我们走过这段历史的时候，回过头来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说我做了我要做的，（鼓掌）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坦白的说，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助师正法的史前大愿又兑现了多少呢？一个曾与师尊立下过史前誓约的大法弟子，如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能圆满兑现自己的誓约，都将是对师尊的欺骗，在新的宇宙中将是永远的耻辱。

（五）

二零零五年中秋节就要到了，按照同修们的要求，我们准备印制一大批真相资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工作时，突然接到通知：丙同修出事了（前面提到的负责做《九评》的同修），前天晚上在住处被邪恶绑架了。乙同修家里也出了事，需要马上回家处理。听到了这消息，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当天晚上，我如约去了一个同修家，见了几个协调人和各片的负责人。我原以为大家今天在一起重点商量怎样营救丙同修，怎样尽快转移丙同修负责的资料点上的东西。没想到同修们对常人中一些不实的传言反应强烈，后来竟把焦点集中在乙同修身上，要乙同修马上回家，不回家会带来负面影响。

我觉的乙同修可以回家，可我最担心的是资料点停止运转。而且当前最应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营救丙同修，怎样走好今后的路。个别同修被旧势力制造的假象迷惑住了，陷在里面，并用自己的观念加以想象，从而被牵制，忘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我同时也意识到邪恶的阴谋直接指向资料点，妄图破坏甚至解散我们的资料点，让我们地区证实法的工作瘫痪下来。因为我当时学法不深，没能从法理上与同修们共同认清眼前的局面，没有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以彻底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过后真觉的非常的痛悔（丙同修后来被非法判刑）。乙同修回家去了，丙同修身陷囹圄。资料点停止了运转，我们地区轰轰烈烈证实大法的形势一时冷却下来。

几年的风雨历程，在师尊一步步的慈悲呵护下，我们的资料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如今在广传“九评”、解体中共、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资料点运作却停了下来。我再也抑制不住滚滚的泪水。当初我们资料点几个人，如今只剩下了我一个。面对我们的机器，面对所有的设备和耗材，再看看印制出来还没来得及装订的一摞摞“九评”，还有乙同修回家前印制的真相资料，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袭来。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一个人是很难使资料点运转下去的，即使什么都不做也难以应付周围的环境，真是进也不能，退也不能。不由得，我动了常人之心：资料点上没人来，这所有的东西怎么办？往哪转移呢？我自己今后怎么办？往哪去啊？我感到无助无援，只觉的自己的心在流血……。

坚信师父坚信法 闯过一关又一关（下）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四）

在我们开始大量做《九评》时，一位同修因严重的病离开了资料点。资料点上只有乙同修我们两个了，而我们点上的工作量却比从前更大了。为使《九评》尽快传到千家万户，我们又组建了一个专做《九评》的资料点。

当初选择了三个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资料点实际运作起来，所有的工作量几乎都落在了丙同修一个人身上。这期间，我经常觉的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是，无论怎样，我总忘不了坚定自己：决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和同修们的信任。我经常提醒自己：如果因为自己有漏，资料点被邪恶钻了空子，即使承受了迫害，也是对大法犯罪。几年来，各地资料点因被邪恶破坏，一次次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血的教训真是太多了。每当学法时，我就尽力静下心来，使自己真正能学到法，不断的理解更高的法理（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很难静下来）。几年来，每当发正念时，我很少迷糊过去，一定要让我们的资料点堂堂正正的走完证实法的路。

除了做资料，我还要负责资料的传递。一天上午，我带了一箱《九评》送给农村的同修，刚下了国道，一辆面包车从后面驶来，一下拦住我的去路。车上坐着四个人，其中一人问我：“你带的是什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盘查，我内心异常平静，他们没有问出什么东西，看了看我，开车走了。

我自己也很惊奇当时的平静和镇定。按我那时的心性，还不能完全达到这种成度，所以往前没走多远，心里就有些紧张，而且也产生了后怕。同时我也明白了，当时是师尊在加持我哪。师父经常告诉我们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原因。自己到底是哪里有了漏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想起自己临出门时动了一念：要是有人问到，自己就说带的是打苹果的药。看来刚才被人盘问，一定是我自己求来的，是自己那不正的一念造成的。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啊！旧势力真的是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伺机迫害，连我们的一思一念都不放过。

在一个临近农历新年的晚上，我带着资料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路上，看着那万家灯火，想象着人们在温暖的家中享受着天伦之乐，忽然一种凄凉的感觉涌来。空旷的原野，寒冷的北风，我觉的自己象一只孤雁漫无目标的游荡在深沉的夜幕下，差点流出泪来。

几年时间了，我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做资料，传资料；做资料，传资料……我立刻意识到这种情绪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是师尊替我承受了巨关巨难，而扶持我一步步成为今天的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人间的一切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呢？深挖下去，我挖出了一颗还想追求安逸的心，还有不愿失去世间一切的那种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名、利、情。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

从事资料点工作后，妻子（也是同修）无怨的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我做真相材料时，孩子（也是八岁小同修）从来（包括平时也极少用）不用电脑玩游戏，还帮助我做一些收集电子信箱，装订真相材料等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果没有周围同修坚实的正念支持与帮助，我想我的修炼之路走起来是不会这么顺利的。用师父的话来评价我周围的同修——“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洪大的宽容，能容别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生命。”“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话》）

九、让生命的每一刻为证实大法而存在

有一次我对妻子说：“你看，现在我跟一个专业修炼者差不多，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做真相材料上！”妻子说：“那是因为师父看到了你那颗心，慈悲于你，给你这么安排的！”

是啊，师父给予我如此之多，而我回报给师父什么呢？我无以回报，倾尽我万古以来生命之所有都不能回报师父给予我之一滴！在当下，唯一能回报于师父的，只有我这一颗心了，我唯有让自己生命的每一刻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而存在，方能对的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负众生的重托，不辱自己的史前誓言！

结语

说实话，在我周围，比我做的好的同修有很多很多，我只不过是比较善于表达，把自己做的一点点，在大法中悟道的一点点写出来罢了！本来是不敢参加这次征文的，但是我发现在自己周围也有一少部份七二零之前得法的老同修，因为各种“外部”原因吧，明显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甚至是拖了后腿，甚至是干脆掉了队了。每当看到这些老同修（师父早已给推到位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状态的时候，我都想哭，真的是着急啊。未来可怕的一切，未来令其本人深深遗憾的一切，如果再不摆脱这种不精进状态，就在眼前！如果我的心得体会能有幸被选上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用我这样一个“大法新学员”——一个做的很一般的“新学员”的正法修炼体会来激激这份同修吧。

个人所悟，不恰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再一次感谢师父，感谢明慧同修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提供了这么一次交流的机会。

放下观念 走出人来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你们好！

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修炼前，我是个疾病缠身的人。身上的病有胸膜炎（后期连绵腹

水）、膀子脱臼、胆道蛔虫等。一犯病，我就被折腾的死去活来。因长期有病，每年都要花许多药费，丈夫经常发火。他一发火我就心烦和他吵架，后来竟招来了附体，医学上也难以治疗。我有病乱投医，后来竟找巫医看，他说供上就好了，我就把它供上了。供上了反倒招来了一场大祸，我知道是附体、不好，扔掉了它。

九五年，我有幸得大法，我当时并没有想治病。师父在讲法中说：“你过去供过的那个狐、黄的牌位，你赶快扔了它，都给你清理了，都不存在了。”（《转法轮》）我觉的师父讲的句句都是天机。我回家就把以前供的牌位都扔了，师父把附体给我拿掉了，一身轻了。

我们组织集体学法炼功，每周六各村骨干集体学法，周日集体洪法。有一次，我丈夫喝酒过多到炼功点上去闹，连打带骂。我想我是个炼功人，不能和他一样。师父说：“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

（《转法轮》）我就觉的他真的非常辛苦，在帮我消业。我心平气和的说：“有事回家慢慢说，别影响别人。”回家后，我告诉他：“生气不好，影响身体健康，你是否在外边喝酒没吃饭呢？”我就给他煮了几个鸡蛋，并且要给他炒菜，他急忙说：“快去学去吧，我不对了，我不是人。你跟大伙解释一下吧，我喝多了。”后来，我丈夫逢人就说：“学法轮功的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那以后，他逐渐的支持我修炼。

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病也都无影无踪了。十几年来，我一粒药也没吃，体重增加了三十多斤，干活从不觉的累，走路一身轻，家庭也和睦了。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师父时刻在保护着我们

二零零四年资料点的同修被绑架，我和几个同修商量，资料点上的设备是同修省吃俭用的钱买来的，是用来救人的，不能落到邪恶手上。我们去转移设备，使设备安全转移，然后我们到新租的房子去了。警察来查户口，一个同修不加思索的打开门，警察进来和我们要身份证，我们说没带。

警察一听说没有身份证，不容分说就开始在屋里乱翻，看到大法书后，一个警察声嘶力竭的喊：“抓法轮功啊！”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从门走脱，我从窗户往外跳，一个恶警死死抓住我的手臂，他的手都扣到我肉里了。他在窗里，我在窗外（一楼），正在这时，一个先跑出去的同修又跑回来，一看这情景他大喊一声：“放开！”这一声如同惊雷炸响，恶警一下放开了，我重重的摔在地上，衣服都破了。我一直往前跑，恶警在后面追，一拐弯我跑进了死胡同，恶警很快就要追上了，我双手合十，喊着：“师父救我！”

就在这时，一家饭店后门开了，服务员出来拿东西，我快速进了饭店，一辆出租车正停在饭店正门，我坐上出租车脱离了险境，从此我在外地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我应该带头出力出钱为母亲医治，可是“萨斯”还没有过去，在救人的紧要时刻，我怎能离开资料点呢？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在干扰，同修也说，是旧势力安排我母亲得病来分散我的精力。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在求师父帮助，同修也帮着发正念。我知道母亲从不反对我修炼大法，也从来没听她说过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我的是以法为大，还是以情为大？如果我对大法的认识稍有偏差，旧势力就会利用我母亲给我制造更大的麻烦，甚至还会毁了她。难道我对待自己的母亲与众生还能有别吗？从我走出来证实大法，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师尊，交给了大法，只要我把心摆正，师尊一定会给我安排好的。之后，我建议家人先别让母亲去医院，在家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并告诉他们让母亲每天念“法轮大法好”。他们照我说的做了。一段时间后母亲的病见轻了，一年后恢复正常。如今母亲还主动告诉亲属们念“法轮大法好”。

（三）

在心性的提高方面，自己也有过不去的地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好象无论怎样用心去做，都达不到同修的满意。有次真相资料上有列举文革事例的内容，协调人说：“这东西没人看，人家说是搞政治，好好找找你们自己。”海外出版发行的《绝处逢生》我们看着不错，就从明慧上下载下来，做了些送去，可是协调人又传过话来：这么厚的书谁看？还是让我们找心性。为了安全，传递资料都是单线联系，我们只能从协调人那里得到这些反馈，也不能听到更广大同修的心声。传送资料的同修回来后，有时眼里含着委屈的泪水，把协调人的话带给我们。我真感到了举步维艰，心里也生出了不平、委屈。我们没法子走下去了，于是提出让别人去干。协调人就物色人选，可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承担资料点工作，资料点眼看着就得停止运转。

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是邪恶在钻我们心性有漏的空子。学习《转法轮》时，大法指点我要继续走下去。我想起了师尊在《境界》中所讲的：“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那么自己心中的不平、委屈是要把自己摆在什么境界上呢？

通过此事，我发现了自己还有一颗求“名”的心。还达不到那么博大的宽容和慈悲，还不能全面的看问题，还没有真正成熟起来。自己的后天观念在想：长期以来，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舍尽一切的在做真相资料，日夜守护着资料点，保证着资料点的正常运转，容易吗？总想让别人都来理解自己走过来的艰难，最好不要触动自己，少给自己添麻烦。这种偏重于做事，又用做事来维护自己不受冲击的心，不正是该找出来修去的吗？为什么同修要一次次的捎话，让我们找心性、找心性啊。找出这些不好的心，在去掉它的过程中，我又从新挑起了资料点的担子。

（待续）

这件事让我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同时也鞭策着我坚定的走下去。

二零零二年农历新年，我本打算回家过年，准备除夕晚上回去，初一就回来。可是因故没有回家。农历新年过去不久，有同修给我捎信，让我千万别回家，农历新年期间有两个地方的恶警都开车去我们家抓我。后来听家人说，农历新年前后，它们有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去我们家附近蹲坑。再后来我知道还有另一个省的邪恶也在通缉我。

师尊在《转法轮》中讲道：“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腥风血雨中，我把师父的这段法铭刻在心中，不忘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并在心性上经常检验着自己信师信法的成度。我曾经多次问过自己：如果大法需要你付出自己的生命（当然师父不会给我们这样安排），你会怎样？如果我有丝毫犹豫的话，我认为自己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弟子。在证实法的路上，我真正见证了师尊时刻都在看护着我，呵护着我，并把旧势力一次次安排给我的迫害全部化解了。

（二）

慈悲的师尊安排了几千里外的同修帮我们建立了上网点。同修不辞辛劳，来回往返，还无偿给我们带来了设备，回去时连一分钱的路费都不要我们的；在建点的过程中，同修那种为法负责、为我们负责的态度感动着我们，也激励着我们。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本身不就在证实着大法吗？从同修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

二零零三年的秋天，我们资料点的一个同修在外地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遭到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为防万一，资料点准备搬迁。大家分头找房子，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在没有搬家之前，资料点的同修一边各自向内查找自己，分析同修出事的原因，同时正念面对一切，首先放下了生死。如果邪恶想利用同修把我们说出来，一定是冲着我们的执著。只要我们无执无漏，邪恶就抓不到迫害我们的借口，就不敢利用同修说出我们来，就不敢使同修犯下出卖大法弟子的罪。这样我们才真正帮了同修。

通过切磋，大家的心越发稳定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闲下来就是学法、发正念。这期间，有位同修因家中有事，回家去了。资料点上就剩乙同修我们两个了。因萨斯病还没过去，为了抓住时机救度众生，各地同修需要的真相资料非常多。我们两个也没再去找房子，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印制真相资料上。

一天早晨，我们二人正在吃早饭，房东匆匆走上楼来，对我们说：“下面派出所的人在查房，你们两个别出去。”房东下楼后，我对乙同修说：“房子不用找了，师父法身在借房东的口，告诉我不让我们出去，就是不让我们搬家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想过搬家的事。一年后，我们那位同修经历了邪恶残酷的迫害，最终正念闯出了魔窟，令人遗憾的是，他再也没能回到资料点上来。

资料点稳定下来不久，我却得知母亲得了癌症，要做手术。按理说

二零零六年春天，育苗的季节到了，我从外地赶回家。虽然我在外地全身心的投入证实法中，讲真相，救众生，但也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这是师父的要求。当时形势很紧，同修都担心我。我想平衡好家庭关系也是修炼人要走的路，再说圆容好法也是给未来人留下的参照，于是我回去了。

一天，一辆救护车停在我家门口，从车上下来的却是警察（他们不敢开警车，因迫害不得人心），我当时心里一惊：他们是来抓我的。但我马上冷静下来，我是大法弟子，他们不配抓我。我是救度众生来了，不能被他们带走。于是我双手合十，求师父加持，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我几步来到厨房，在三个半袋装稻种的袋子旁坐下发正念，半个身子露在外面。

师父的法反映在我的头脑中：“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著、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正念制止行恶》）我静静的发正念。警察进屋盘问我丈夫：“你媳妇回来了，是不是？”我丈夫不配合他。警察又说：“你配合点，把她照片找出来。”警察来到厨房门口往里看。嘴里不停的说：“快找！”

我在厨房定下来了，心里没有一丝怕意，能听见警察来回走动声，但他真的看不见我。警察的大脑被抑制住了，他们拿起师父的讲法带问我丈夫：“这是什么？”那上面明明写着师父广州讲法，可他却看不见。桌上放的MP3他也问：“这是什么？”他们的目地没有达到，灰溜溜的走了。

他们走后，丈夫问我：“你在厨房能藏住吗？你太神奇了。”我说：“是师父在保护我，大法太神奇了。”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我，我和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他们激动的含着眼泪说：“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修炼以来，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保护着弟子，多次化险为夷。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一定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浩荡佛恩。

进京证实法过程

九九年七月因江氏妒嫉之心，利用恶党搞起了这场灭绝人性的镇压。我们去长春请愿，要求放出天津被抓的功友。市政府把功友一车车的往郊区送。到了晚上，竟指使公安开车往大法弟子身上撞，真象天塌了一样。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五，我们去吉林洪法、证实法。到吉林后听说功友洪法已被绑架。我们决定去北京上访。师父说：“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导航》〈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

在车上，乘警开始盘查，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都被带到餐车去了。我和乘警讲真相，他们都很愿意听。车到长春，一个乘警说：“你再说一会儿，我们也被说过去了。”下车时，一个乘警告诉接我的警察，说看好她，她很能跑。我被一个警察拽着我衣服，送到一个临时关大法弟子的场所，里边锁了好多大法弟子。我想：我出来是证实法的，

不能被他们关在这。

这时几个看守就都去看身份证去了，我转身走了出去。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脱离了危险。我这时只剩六十几元钱，我想走也要走到北京去，于是沿着火车道向前走去。我的鞋走坏了，这时一个人告诉我，可以坐慢车，于是我坐上慢车去了北京。

到天安门被警察抓住，推上车。在派出所一个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在哪住？我说不能告诉你。他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用脚踢我的后背，眼眶都踢青了，我当时咳嗽不止，同修都哭了。这个警察说：“你不说出姓名，把你送一个地方，让你家人找不到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想起来，就是集中营。

回到家以后，当地派出所、村保安经常派人来监视，怕我再去北京。家人告诉我：你的书被派出所翻走了，你以后别炼了。我跪在地上痛哭起来：“师父，弟子没保护好您的书，弟子有罪啊！”我姐夫说：“这都赶上要命了？”我说：“比我的命还珍贵，你们为什么不保护书呢？”姐夫说：“快给她吧，这算铁了心了。”原来他们把书给藏起来了。

第三次去北京是二零零零年十月。我们三十多人分三路走，到外县坐车，到廊坊下车往北京走。我一手拉着六十多岁的老功夫，一手拉着女儿。孩子困的不行了，就在树下打个盹，冻醒了再走。到北京听说当地派出所坐飞机早来了。听到这消息，有的悄悄的回去了。我想师父说：“坚修大法心不动 提高层次是根本 考验面前见真性 功成圆满佛道神”（《见真性》）。我想师父受辱，大法受冤，作为弟子必须站出来说话。

我去了天安门，看见一功夫拉开条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把她打倒在地。我拿过条幅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一群人把我抬上车，我高喊着：“还我们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之后当地警察把我接回去了，后来非法劳教一年。

放下观念，走出人来

随着正法形势的突飞猛进，资料点遍地开花。师父说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 “大法徒讲真相 口中利剑齐放 揭穿烂鬼谎言 抓紧救度快讲”（《快讲》）。我体会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当时有一念：应该全身心投入证实法中来。我在外地打工，没几天功夫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出来（做资料）。

我文化低，不懂技术，我就在资料点做饭、送资料、干零活。后来资料点一个个被破坏，我非常痛心。如果大家都能走出来，他们有学法时间，就不会出干事心。我们只好暂时去外地取资料。外地功夫和我们交流：让我们放下人心，自己独立，遍地开花。

回来后我深深的挖了自己的根：我总觉的自己不行，是观念在障碍我，没念几年书，又是拿锄头的手，能摆弄好电脑吗？再深挖下去：看见做资料的同修一批批的被绑架，自己有私、有怕。我悟到是旧宇宙的

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实践中证明，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就象《转法轮》中所讲：“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师尊让我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在这种特殊的修炼过程中，让我们不断的放下执著，不断的提高、升华，只要不折不扣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的一切师尊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

（一）

二零零一年初夏，我承担了做真相资料的工作，当时的资料点已有两位同修。我去资料点不几天，就有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后被非法劳教。资料点上还有我和另一位同修。一天这位同修突然对我说：“我要是被抓了，谁都不说，就说你，因为你直接做资料。”当时的迫害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同修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内心非常的平静，对他说：“我要是被抓了，谁都不会说出来，机器是我买的，资料是我做的，与任何人无关。”看的出来，我的话让同修震动，同时也改变了他的想法，后来此同修也真正付出了许多。其实我当时说出这样的话，也只能是一个真修弟子在极浅的层次上从“真善忍”法理中所体悟出来的一点点而已；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岂能干出出卖同修的事呢？后来从师父的讲法中，才知道了旧势力所干的一切，自己当初的认识真是太肤浅了——什么“被抓”？我们根本就不能承认这一切。

秋天，甲同修从外地几次打来电话让我去他那里。我听说甲同修在外地建了资料点，还能上网。我想一定是人手不够才这么着急让我去。到了那里，甲同修的意思是让我去某地做生意，挣钱供资料点用。我欣然答应，心想，只要大法需要，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作为一个被大法救度的生命，在大法蒙难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本打算在甲同修这里多住几日的，可先去了某地做生意的同修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催我马上过去，我只好提前去了那里。

没想到，我走后第二天，甲同修和另一同修却遭邪恶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非常沉痛。同修们遭绑架，资料点被破坏，我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意识到自己还有重大使命。我要把同修没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无论邪恶多么猖獗，我都不会被吓倒。有师在，有法在，豁出去我也要继续走下去。回到家乡，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建了一个资料点。之后我就考虑怎么建立上网点。

二零零二年农历新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去给一个同修送东西，到了那里看到她神色不对，另一个同修告诉我说：“因传送资料有漏，邪恶在同修这里已经监视一个星期了，它们了解到你经常来这里，可能是准备抓你的。真巧，就今天下午恶警没在这里，你却来了。”回来后我和其他同修商量怎样帮助那位同修，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我离开的当天晚上，那位同修就遭绑架了。这真让我们痛心。其实邪恶监视的那一个星期，师父给了她充份的机会脱离魔爪，可同修却错失了这些机会。

想，身心一下就爽朗了许多。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洪吟（二）》〈正念正行〉）的意境。虽然现在这两个心还时不时的反应出来，但感觉到很弱了，很容易就能抑制它们。

但是不是没怕心，迫害中就可以不考虑安全问题了呢？在网上我经常看到同修们就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既然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问题，那我们就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能别出心裁，认为自己修的不错了，没那个心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了。难道做弟子的可以不听师父的话吗？而且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诫我们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所以我们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多种原因就不能神来神去的，但也不能象常人一样完全依赖安全措施，我们要取中，我们心一定要正！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的安全保障来源于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来源于我们的正念正行。而表面上采取安全措施是为了维护法，同时也是为了挽救各界众生、为了树立更大的威德。基点不同，效果亦不同。所以在反迫害的这几年中，我尽量考虑周全，方方面面注意安全。比如：配多个手机，电脑加屏蔽，制作和发放资料时戴手套，把耗材的废包装带离家很远再扔掉，每次回家注意有没有人跟踪等等。当然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炼，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这方面我们不怕麻烦、尽量用心了，就不算错！

以上是我在维护法与证实法过程中的两方面体会，要全面的讲恐怕能写一本书。其实我们每个真修大法弟子的经历确实是一部历史，但这场大戏还没最后落幕，我们还得不断的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坚持不懈的走好最后神的路，直至圆满随师还。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坚信师父坚信法 闯过一关又一关（上）

文／山东大法弟子

借“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之际，弟子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合十问好，向全世界同修们问好！七年来，在证实法的实践中，我一次又一次体会到师尊的洪大慈悲和无微不至的呵护，并且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了大法的神圣、神奇。只要我们走的正，就能体会到无处不在的师恩浩荡。

我是一九九八年得法修炼的，得法刚一年多，邪恶的中共就发起了对大法的打压。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我的心没有动摇，无论怎样，我都要修这个大法。二零零零年三月，邪党两会期间，我和同修一同走向天安门证实大法，因此被带回当地、非法关押，失去了工作。

在七年的腥风血雨中，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深刻体会到：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在证实法的路上就能闯过一关又一关，就能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就能走完证实法的最后一步。

理在束缚我，为私为我。我们为什么不去给做资料的想一想？我们是一个市，需要量很大，他们的安全我们想过吗？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想师父告诉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想到这里，我无地自容了。我破除了人的观念，信师信法，决心与同修一起上网打印了。

一个拿锄头的手能上网打印，这智慧是来自师父的加持。其实，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希望同修放下观念、不等不靠，走出自己的路来，做遍地开花的一朵花，珍惜我们这万古机缘，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的路。几年来，上网点也有十来个了，资料点象鲜花一朵朵开放了。

以上心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思想境界在证实法中升华

文／辽宁省大法弟子

前言

看到第三届大陆法会征稿启示，我又惊喜，又很顾虑，惊喜的是：能看到随着正法的进程同修们思想境界提高后写出的好文章，鼓舞我更加精进；顾虑的是：由于文化水平低难于动笔。就在这时，征稿启示中的两句话反复出现在我的脑中：投稿不仅是证实大法，同时也是留给未来。于是增强了我的信心，才动念提笔，写出我十多年来在大法修炼路中的经历，向师尊汇报，向同修交流。这里有我修炼路上的失足脚印，有泪水与血的教训。不管坏事还是好事，都是好事。师父扶着我前行，激励我奋勇向前，鞭策着我冲破一道道难关，走向成熟。脚下的路很窄，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时刻，我决不辜负师父的希望，把今后的路走正走好。

幸遇大法全家得救

一九九五年春，我被沈阳医大肿瘤医院判了死刑，在全家昏天黑地的时刻，有缘人把大法介绍给了我，这天是五月三日。大法使我起死回生，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恢复了希望和光明。我从心里感谢大法，感谢恩师。

我的生命得救，使我的八十一岁的老母、病魔缠身的妻子、幼小的两个孩子，都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短暂的时间里全家病魔一扫而光，一个个身强体壮，再不为医疗费而发愁。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亲朋好友们看到了我们祖孙三辈人在大法修炼中的奇迹。大法就是这样人传人，亲传亲，心传心的洪传着。炼功点像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学法小组一个个建立起来。

风云突变

正当大法洪传形势蓬勃发展，“法轮大法好”传遍家乡，社会道德正在回升的时候，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全国上下乌云翻滚，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全国大法弟子怀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去北京上访，为大

法讨公道，为师父讨清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幅幅“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展现在世人面前，一声声“法轮大法好！”发自内心的共鸣声，响彻北京城的上空。证实大法的序幕拉开了。正邪大战开始了。

证实法 救度众生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写好了一封上访信，又复印了二十多封发给省、市、县直至乡镇，做了条幅决心去北京上访，写了给家人的信。我走后轰动了镇政府、派出所、公安局，于是纷纷出动尾随追堵。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同修集聚在天安门广场，九点多钟，展开了“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的条幅，“法轮大法好！”的声音接连不断，仿佛人们都被这口号声震撼，警察从四面八方跑来，抢走条幅，推拉我们上了警车，送入了天安门分局，推进铁笼子里，下午被送到辽宁驻京办事处。七天里我们向警察和接待人员讲真相，每个人都用感人肺腑的语言和事实证实大法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益处。他们受到一定感动，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有的警察跟我们一起炼动作。有个女警察还要一本《转法轮》说是回去好好学。我们为他们的善良选择而欣慰。

九月五日我们被接回沈阳送入沈阳市龙山教养院。经过体检，交了钱，直到下半夜才被带进了值班室，恶警唐玉宝让大家脱光衣服说是搜身，谁不脱就收拾谁！我说：这不是侵犯人权嘛。唐大怒将我推到另外一个房间，他指着我说：看你半残我先不碰你，回去！明天再找你。他随手把上访信和我的三百元钱拿走了。

九月六日让全体学员听诽谤大法的录音，一位同修向前将磁带掰成两半，扔进厕所。十多名警察上前来抓这位学员，学员迅速用方木把门顶住，将警察挡在门外，屋内喊起：“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声音震动了整个龙山大院，恶警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的不敢动了，经过双方对话才算了事。

九月十五日，公安六处以提审为名让学员写“三书”，审我的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军人。问：你还炼不炼？答：炼。问：法轮功真象你们说的那么好吗？答：是的，法轮功不但祛病健身，还叫人做好人、更好的超常的人。什么超常的人？他用奇怪的口气问。答：超出一般人的境界的人，就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问：这封信是你写的吗？他拿起信问我。答：是的。他走近我，看我脸上疤痕。问：你这是什么病？我说：腮腺癌。问：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吗？我自信的问道：凡是真修者，什么病都会好。审讯完了，我觉的一身轻。

从此以后不论犯人、警察、还是工作人员，我逢人就讲真相，他们有信的，有不语的，也有邪恶的，但没有骂大法的。一天中午我开始打坐炼功，被警察发现叫到值班室，唐玉宝开口就问：你真胆大，敢在大白天炼功？我又向他讲真相说，我们完全是为你们好。唐说：你就让院长开个条，让你随便炼。我说：明天我就去。说完我就走出值班室。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机会让我给院长打扫办公室。室内没有别人，我敲门进去。院长问，有事吗？我说：“院长我给您写了三封信（上访、请愿、公开信），不知您看了没有，我要不炼功，我早就没命了，

下载、编辑打印、制作发放，一条龙作业。真相资料也逐渐的丰富起来，由单一的传单变成了带彩色封面、内有彩图的精美小册子，有的还附上真相光盘，整体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再外包装上塑料自封袋，外观显的干净、美观、珍重。除此之外还有护身符、彩画小标贴、《九评》书等。一般常人做的东西，白纸黑字，没什么内涵。而我们大法弟子做的真相资料，样样都是除恶的法宝，样样都是救众生的法器。不但在这个空间起作用，各个空间都有威力！为了让每天做出的真相资料法力更加威猛，做好后我都把它们恭恭敬敬的放在师父法像前，焚香跪拜，请师父加持，让更多的生命得救。然后骑上自行车（白天发资料骑自行车最好），戴上帽子、手套就出发了。

我每次出发前都选好要去的地方，然后与我母亲（也是大法弟子）一起发正念先清除那一带的坏东西，让巡逻的、蹲坑的在这期间内都别出来，让所有监控探头都照不见。然后我出去发，母亲在家整点或半点发正念配合，一直到我平安回来。几年来我们都是这样默契配合着，每次都很顺利。但有一次，我往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驾驶室里扔资料，被路过的一辆轿车发现了，这车驶过后停在我要经过的不远处，从车上下下来一人，故意不看我，当我经过他身边时，这人突然抓住我车把，我心先是一惊，知道遇上便衣了，但马上镇定下来，我瞪着眼睛大声训斥他：你干什么！？那人不知怎的，吓的马上松开手，连正眼都没敢看我，嘴里还怯怯的说：“你走吧”。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因我正念足，师父瞬间就清除了那人身上的坏东西。那一次我没按预定路线走，怕他跟踪，中途快速的拐向附近的一个村落，发完就回家了。

我发真相资料的范围很大，以我住的地方为中心，放射状的向四周发展。今天东、后天西；这天南、下天北，让别人很难摸清我的活动规律，而且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我都按计划坚持着。有一次我打开地图，发现迫害七年来，不知不觉中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真是“带着如意真理来 洒洒脱脱走四海 法理撒遍世间道 满载众生法船开”（《洪吟（二）》〈如来〉）。

虽然如此，但我在这方面没有显示心、欢喜心，因为我明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只是跑了跑腿，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只不过是通過我这个大法的一粒子表现出来而已。如果我不努力，达不到要求，我还有罪过呢，有什么好欢喜、显示的？但有一点很值得欣慰，那就是在讲真相过程中我渐渐的修去了怕心和疑心。

以前这两个心对我来讲真是根深蒂固，当常人时我就饱受其苦。修炼后，特别是迫害发生后，这两颗心反应的极其强烈，严重的干扰我往上修炼和救度世人。当初刚发资料时，走在街上，看到对面有警车驶来，就疑心被发现了，吓的扭头就跑。后来当疑心一出现，我就背师父的经文《道法》，从法理上去破解它，行为上也不再回避，而是勇敢的迎上去，我发现效果非常好。当怕心上来时，我就想：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有什么权力怕失去？怕失去肉身吗？还是怕失去人间的安逸？难道想永远在人这当人吗？那还怕什么，做好事还怕吗？就这么一

二、广传真相，救度世人

如果没有邪恶旧势力利用中共和江氏集团发动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我相信我们是不会跟人讲什么真相的。只是还象过去那样弘扬大法，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师父的心愿。但迫害还是不幸的发生了，它们利用极其下流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并用极尽恶毒的谎言污蔑大法与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们这些亲身受益的大法弟子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成了我们众大法徒讲真相的动力。

后来，师父告诫我们为了制止这场邪恶迫害、为了挽救被欺世大谎迷惑了的众生不在法正人间时被淘汰掉，而要肩负起讲清真相救众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尤其《九评》横空出世后，师父的《向世间转轮》经文发表后，天灭中共在即，讲真相、劝“三退”，让世人远离灾难就更显的迫在眉睫。

迫害一开始，我因三次上访为大法讨公道而被恶党非法拘压并开除公职。当时有同事就说：“这么好的人，为单位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因为这（为大法上访）而被开除，也太不公了。而给咱单位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有那些调皮捣蛋的连奖金都不敢扣发，这是什么世道？！”其实，邪恶就是想从名誉和经济上搞臭搞垮我们，但它们在我这没得逞。因为我本身家庭条件很好，不愁生活来源，可它们造谣说炼大法的人都没人情味、都不顾家，都不要工作了等等，我想就是要从行为上破除它们恶毒的谎言！于是我就选择了一个既能照顾好家里老人和孩子，又有宽松时间学法、讲真相的工作，并很快就成立了家庭小资料点。开始时由于没修去的怕心做怪，我只买了一个带复印功能的传真机，美其名曰：坏人来了也抓不着我把柄，现在想起来都可笑。

但就是这个小传真机，每天都复印出几十份真相传单，然后我就带在身上。夏天我在小背心的腰上缝上一圈小袋子，把传单（单张）叠好压平，六七份放一袋，外面再套上大T恤；春天或秋冬季节我就在风衣或羽绒服里边缝上大口袋装，从外面很难看出身上带有东西。然后我再买少许蔬菜、水果或礼品等拎着，象回家或走亲戚一样很自然的随着人流进过许多小区，甚至把守很严的军区家属院、公安、报社、大专院校等宿舍区也没挡住我。当然这是在迫害初期，后来随着大法弟子不间断的多途径的讲真相，这些住在小区里的世人也许不同成度的看过真相许多次了，再加上近几年北京小区普遍都增强了电子监控，所以我个人认为再进小区发放资料就不太适宜了。特别是当我看到街上成群结队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民工，我觉的他们来北京的目地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来得真相并回传于他们的家乡，因为师父不愿落下一个有缘人，哪怕是生活在遥远偏僻的山村，师父都会想办法让他们听到真相。既然这事让我看到并想到，也许这就与我有关，也是我的责任。于是我改变策略，沿街（北京街上整年各类施工不断，都聚集民工）、工地、小路、胡同、村庄（外来做小生意的多住于此）发放。

此时，随着心性的提高，自己也变的越来越成熟、平稳，电脑技术也有提升，同时我也更新了设备，先后增配了两部彩喷和刻录机。上网

连我的八十一岁老母和妻子都不在世了，两个孩子也就进了孤儿院了。师父给我们第二次生命，（你们）不叫我们说师父好，还叫我们说坏话，天理不容。宪法明文写着公民有信仰、上访、人权等自由，这是公民权利，没想到却把我关在这里。”院长听我这些话半天不语，最后说：“我是当了二十多年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司法也如此，一切都听上边的，哪怕一个条子、一个电话都是命令，话又说回来，我也是这块土上长大的，现在我也六十一岁了，过了‘十一’我就退休了，我家也有学的，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要吃苦受罪的。”我说：“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陷害无辜，违背民心，一定要遭报应的。”老院长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说：“我已经接了第三批了，每批都有两三百封，你们提出还大法清白，撤销通缉令，出版大法书，给个宽松修炼环境，这事不能实现的，只能早晨给点时间，队长安排吧。其它的‘十一’后新院长上班你们就知道了。”我说：“感谢您的同情与理解，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会给您带来好的幸福晚年。”我走出院长室，为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有一点宽松的机会打开了一扇窗。第二天早晨炼功，晚上学法、学经文，真相资料不断，有了一个证实法的环境。

自从邪恶的新院长（孟大个）上任后，大会小会不断，经常查房。一次，一位女学员看经文被发现，孟大个准备大会点名。楼上楼下所有学员商议，通过集体炼功，震慑邪恶嚣张气焰。十月十日中午吃过饭，全体法轮功学员在大厅的三十多米长走廊里对面排成两排，面对面站好，两臂抱轮，炼功。这时院子里来了三十多个警察，他们急的团团转，一个小时后，他们让学员派代表协商此事（我也是代表之一）。

进了院长室我们坐下，孟大个开口就问：“你们为什么这么干？谁带的头？”“这是我们的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十分平静祥和的回答。“你们这样胡闹下去，知道你们的后果吗？”孟大个严厉的说。“院长，咱们都知道《西游记》这本书吧？作者吴承恩有句古训，叫做：‘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虐待好人天理难容啊！”这时楼上楼下不断传来“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洪吟》〈善恶已明〉）孟大个从椅子上猛然站起来，看看窗外，回过头来对我说：

“老张，老院长走前和我说了，我已经和劳教处打过招呼，让你早点回家，这是对你的照顾。”他这是想买好，让我闭嘴感恩。我马上说：

“我们根本不应该在这里，这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你们说我们‘炼功炼傻了，没有人情味了，家也扔了，多么自私’。请问院长，我们不是自己来的，是被抓来的，我们不知道孝敬老人，教养子女吗？不知道家庭团聚幸福美满好吗？自从我癌病被大法治好了后，家庭祥和美满，人人看了人人羡慕。是谁搞得这般情景？你们要说：国家不让炼就别炼了，大法书中说的明白，要是不炼功了，‘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转法轮》）这意味着什么？癌病还给我，那你们这不是害人吗？师父让我们修成无

私无我的正觉，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不贪图享受，给别人美好与快乐，去做这样好人，有什么错？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我们讲真相就说两句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尽管国家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无怨无恨。我再说一遍，不是我们不想回家，是你们抓来的。”这时孟大个等几个人象被抑制住了一样，看着我久久说不出话来。这又一次交锋，稳准的揭露了邪恶，学员代表为此感到畅快与轻松。

十月二十七日，我的对床，一位姓赵的法轮功学员因讲真相，说真话，被打的遍体鳞伤，多处骨折，他醒过来和我说：张哥呀，他们都是人面兽心啊！于是我们准备揭露这一罪行。

次日清晨，二百多名男女法轮功学员晨练跑步时，突然有人喊：“法轮大法好！”紧接着全体学员一起喊起来，“法轮大法好！”“还大法清白！”接着高声朗诵<善恶已明>、<秋风凉>等《洪吟》中的诗词。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龙山大院，回荡于四面山谷，久久不息，震撼整个教养院，使邪恶望而生畏。

十月二十九日我被叫到办公室，问我昨早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当面说的好，背地里把学员往死里整，我们这是让你们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还想说满肚子的话，可是那个政委拿出一个表放在我的面前说：签个字，好有个交待。我目视着他，对他说：“您是研究法律的，深明国家法律和法规。学大法没有罪，这是宪法所保护的，您说我签什么字？写什么保证？”（我女儿当时也在场，流着泪水，听我讲述着）我回到房间，同修问我写保证书了吗？我说：修大法要做到堂堂正正，师父告诉我们，无论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都要放射出纯正的光焰。不给自己证实过的法抹黑，不给自己未来留下污点。

十一月二日，队长拿着批条交给门卫，又看看我的女儿说：“老张啊，希望你别再回来了。”“永远也不会了，请记住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会给您及家人带来永远美好”，我慈善而自信的说。“老张啊，多保重”，我望着楼上楼下男女同修们向我招手告别，泪水模糊了眼睛……坐在和女儿一同回家的车上，渐渐的远离了迫害我六十六天的魔鬼黑窝——龙山教养院。身负百余名同修对我的重托，手握邪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内幕资料，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与人群，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放我出来后，一百多名男女法轮功学员分别被非法劳教送往马三家劳教所，遭受更加严酷的迫害。随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升级，我离开以后，龙山教养院也和省直属马三家教养院一样，成为人间地狱。

十一月七日，我离家去了沈阳。我和沈阳同修一起整理上网的真相材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个不停，我们意识到邪恶包围了我们。为了不给邪恶留下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将材料和机器毁掉藏好。刚刚停当时，十多名恶警破门而入，他们在屋里翻了半天一无所获，尽管这样他们也不甘心，在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又不出示证件的情况下，将我们

性，充实你的佛性。”“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嫉、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

爱发脾气不就包含在师父讲的魔性的发狂中吗？不修去它就一定圆满不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在矛盾中守住心性、不发火，从而得到提高呢？师父在《转法轮》的“提高心性”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实践中确实如此，矛盾突发的时候，那一刻真的能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真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能守住心性。

有一次，在单位大厅有位客户来办业务，突然无理取闹，非指责我给他办错了（其实是他自己记错了），然后暴跳如雷，吵的楼上楼下的人都探头看。要是过去，我早跟他干起来了，哪受过这气？可那时我第一念想到的是“关来了，我要守住”。于是我不管他怎么嚷嚷，我始终和颜悦色，一边劝他别生气，一边跟他解释（尽管心里有些堵的慌），后来他的同事把他拉走了，又过来告诉我，他脑袋有问题，劝我别跟他一般见识，我只是笑了笑，心想：一举四得的事情，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当时我身边同科室的女同事吓的差点儿哭了，而更多的人则是表示惊讶，发现我变化确实太大了（他们知道我在修大法）。就因这件事，年终单位评先进集体，其他科室的人一致同意给我们科，认为给单位争了光。

这是关过的好的，但也有过的不好的时候，甚至修到今天，快十个年头了，还时不时为点小事发火呢。有时我真的为这个魔性修的不彻底而苦恼，有时发完火，跟自己赌气，倒头就睡，都不敢拿起大法书面对师父。后来通过不断学法，我明白了这就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其实师父早在九八年的一些讲法，如《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在长春辅导员会上讲法》和《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中就讲了有关这方面的法理。

我个人理解，由于我们在常人中修炼，为了使我们修的更快、也为了不让我们修好的部份再被污染，够标准的就马上隔开，剩下的部份还是没修好的、还会有常人心在。那么不断的修就不断的隔开，于是会造成一种错觉；好象自己总没什么提高，甚至还不如从前。这样的修炼形式有什么好处呢？师父在最近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为我们开示的很明确：“这样的修炼，保证了修好那边不再被污染，也保证了在迷的环境中看不到真相、还在继续修，保证大法弟子能够证得更大的果位；同时哪，也保证了在这个时期没有因为神的那一面的冲击改变人世问。”师父为救我们与各界众生，真是费尽心思啊！如果我们不好好修，真的是愧对师父、愧对自己呀！

体动不了，随后我被师父从背后托起，由于是背对着，看不见师父。但我意识到是师父，因为我心里不害怕，觉的很踏实。而且此时我听到了令我永远也无法忘怀的师父那一声长叹——“哎”。我知道这声叹息中包含了师尊对一个想回家的生命的巨大慈悲与怜悯，也感受到了恩师为调整一个业力满身的生命所付出的巨大艰辛！我为我在迷中违背真理而造的业惭愧，更多的是为恩师的慈悲救度而感激不尽。每当想起这声长叹，我都想哭，真不知用什么来报答我的恩师！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做什么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想我只有精進实修这颗心、处处听师父的话，才是自己真正的付出，我就用这来报师恩！

一、听师父的话，修炼好自己

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转法轮》）我理解只要没最后圆满，我们就要不间断的修炼好自己，这是根本。否则无论为大法做什么、做多少，都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只能积功德、得福报，却不能圆满。那不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了吗？所以，在没最后开悟之前，把自己始终当作修炼人，不断的修炼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这是师父对我们真修弟子的最基本要求。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从不敢懈怠自己，多看书，多背法（我现在开始第四遍背《转法轮》了），在自己的言行中不断的找不符合法的要求的东西，发现执著心和影响修炼的观念就努力去排斥它、清除它，不随着它干坏事。

当然也不是总能分的清，但师父总会给我机会来认清它，这时往往会遇到矛盾，或别人发生矛盾让我看到，如果此时悟性好，马上就会明白矛盾出现的真正原因，看到自己那颗没修去的心，从而抑制它、清除它，我理解这就是师父要求弟子的在修炼中的精進状态。理虽然是这样，但在实际过关中，还是经常过不去。但我明白，过的好，过的不好，都是修炼中的表现状态。不能因过不好就产生畏难的情绪或产生怕的执著，但是又不能放任而不修，师父告诉了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举个例子，得法前，我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大吵大嚷，以至于同事都说：“你哪样都好，就是脾气太坏，这样你会吃大亏的。”那时，我也想改，但遇事无法控制自己，冲动起来谁都敢惹、谁都敢骂，过后也后悔，但就是改不了。真应了那句俗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自从得法修炼后，有了师父大法的法理作指导，再加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渐渐变成了能为别人着想而表现随和的人，用同事的话说，我变的温柔了。

师父在《浅说善》中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在《何为忍》中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在《佛性与魔性》中师父更是把这个魔性的实质和对修炼人的危害揭示出来：“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

绑架。我们被关到沈阳柳条湖派出所的铁笼子里。十一月八日夜一点将我押回我县看守所，他们对我严加管教，多次审讯未果。每次提审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中央挂了号的，网上有名，当地重点的重要人物。并扬言要重判我。这些话在我听来，心里一点不动，也不配合他们，并向所能接触到的人讲真相，让这些人知道大法的美好。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一个警察手拿报表喊我的名字，说送我去大北监狱，让我整理东西，犯人们边议论边帮我收拾衣物和用品。一位犯人说：我回去一定好好学做好人。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牢头放开嗓子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我为他们得救感到十分欣慰，当我走出看守所见家人接我的车，顿时感到师恩洪大。我又从新汇入证实法的洪流之中。

二零零三年秋季的一天，我拉着大量资料回到家中，刚要吃饭，三辆警车堵住门口，十多个警察闯入家中，其中一个警察拿起一本大法书要走，我上前拿回书对他说：这才几本，还有十多本呢，你要书，我赠送你一套。然后我面向围观的群众高声说：这部书救了我全家，比生命都珍贵啊！我含着泪讲述我全家得救的经过，及受到的迫害，在乡亲们中引起共鸣，都流出了同情泪水。这时政保科长和所长都说：局长多次打电话让你去一趟。我的老母亲上前拦住说：不能去，要不我跟你们没完。所长无奈的说：我把工作证交给你老人家，你儿子不回来我当你的儿子。我说：去可以，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来到公安局正好十二点整。来到局长室，科长和所长简单的说了带我来的经过。局长开门见山的和我说：咱们是多次打交道的老朋友了，你是咱县的老学员，一切都好说，你给我打个大手印吧。一瞬间，一股热流涌遍我的全身，心想这不是师父在加持我吗？我接过局长给我的垫子，我在公安局三楼局长办公室的地板上双盘打坐，清理二、三分钟自己的空间场，单手立掌，铲除所有黑手烂鬼，解体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默念出正法口诀，发出强大正念。室内静静无声，所有的人象被定住一样，谁也想不起来说什么……十五分钟过后，局长猛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双手抱着头说：可别发了，我的脑袋疼坏了。接下来他们带我来到政保科，科长对我说：你坐会儿，就让你回去。几个随从拿出在我家收来的传单和小册子一边看，一边议论着……我心如止水，一切如常，科长也拿起小册子看了起来。科长边看边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吗？”

“没有”我回答。“你还有别的信仰吗？”我说：没有。他又不做声的往下看，当看完几例迫害大法弟子遭报事例时，他再不问下去了。我心里想，明白真相就好。下午两点钟局长来电话了，可以让我回去了。科长叫我家里的传单别再撒了。科长打车把我送回家。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又闯出了一关。

几次化险为夷是大法和师父的威力，但是不能不使我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走过的每一步，是否走的正，走的稳。想起过去在公安局的大楼里，十几张狰狞的面孔，上上下下凶神恶煞般的帮凶，在那布满邪恶的空间里，好与坏、正与邪的较量，鉴别着行与不行。谁能走出人来，

谁就能在真修实践的考验中真正认识法是什么，并在法中认识法，在法中升华，在法中提高，真能做到，众神、师父的法身才能帮你，去除邪恶，闯过难关，走向成熟。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晚，我和同修带着大量的真相资料与横幅去外地发放，选择在合适的地方挂上条幅，村头巷尾的树上和电杆上到处可见，好不开心。一切工作做完了，正走在回去的十字路口时，早已埋伏好的十几个不明真相的人把我抓到村上，刚到门口，同修甲就喊出我的名字，公安人员一听是我，马上报告派出所，派出所又上报告公安局，把我和同修甲带到派出所，县局下死令严加看管，通过我们好把资料点一举破获。第二天早上有警察将同修甲口供给我看，说一切资料都是我给的（同修甲是我到他家做工作，才勉强第一次出来做真相资料发放的），而且过去同修被绑架，他们都说资料从我这拿的。我成了不是资料点的资料点了。因此对我开始严加审讯，县政法委书记、六一零头头邵某主抓，局长、政保科长、刑警队长、所长等，从早九点到晚上十二点，轮番的马不停蹄的审讯。行攻坚战，七天后没得到一个字，直到半个月后还是一张白纸。

六月二十五日刑警队长魏某带来几个打手，将我带去审讯，让我看了三十多种刑具，他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的学员有骨气，但这里是铁铸成的，你还是应该识抬举点，资料哪来的？资料点在哪？几个联络人？人员住址和姓名都讲出来。”面对邪恶的恐吓和威逼，我的头脑中顿时打出“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洪吟》<无存>）请师父加持正念。我用怜悯的目光正视所有一切，凝视着刑警队长问道：“如果是你的亲人，生你养你的父母，一起长大的兄弟，救你的生命的恩师，你能这样对待吗？从职业道德上讲，也不应该惨无人道的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有道德修养的在大法中修炼的好人；从执行国家法律上讲，这不是在践踏国家法律，执法犯法吗？从人伦道义上讲，你们不觉的这应受到正义和良知的谴责吗？我可以坦诚的告诉你们：你们应该理智、清醒的知道，加害好人是有罪的，是天理不容的，那样下去会给自己带来不幸，给家庭带来灾难，这样的实例你们还不知道吗？凡事三思而后行，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听完这番话，他们都低头不语，最后将我带回看守所。

从那天起，每次审讯我都滔滔不绝的讲真相给他们听，最后他们无奈，以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两年，把我放回家。

回家后，我没有与同修接触，静下心来，全身心的通读全部大法书，并将“七●二零”以来所有师父的经文、讲法一连通读两遍。读后深感惊诧和震撼。惊诧自己经过十几年的大法修炼，还是很幼稚、缺欠与无知；有时还是有漏，甚至给邪恶以滋养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我多次被抓被判，魔难多多，不就是自己没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想起身边学员多次被抓，被判刑，被劳教，甚至被迫害致死，这一切血的教训，不都是平时不注重学法造成的吗？在正法的关键历史关头，面对旧势力的迫害、邪恶的嚣张，自己能做到不急不躁，心态平稳，无所畏

惧，并知道对方的心理，予以抑制，对答如流，这是自己修好的神的一面所起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达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而且还得达到师父要求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境界，还要具备在这个境界中所应拥有的救度众生的慈悲（慈悲能化掉一切邪恶），而这一切都是法的力量，我想这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象师父所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同时我也认识到：只有认真用心学法，才能清醒、理智、稳健的走好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兑现史前的大愿，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助师世间行。

尾声

修炼还没结束，邪恶还在迫害着大法弟子，众生还需要我们去救度，做好师父教导我们的三件事，这是最后的使命。师父告诉我们：越是最后越要精进，“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别哀>）。

过去的风风雨雨，历经的坑坑洼洼；洪法的浪潮，法度的航船，大法的熔炼，泥沙的淘尽……一切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的评述与丰碑的见证。将悲哀化为力量，将怀念过世大法徒的泪水化作一股清泉，洗去我们心灵深处的尘埃与放不下的污垢，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付出，去成就那圣洁的净莲，去迎接那“莲开满天庭”的到来。

此稿在师父多次的加持下历经很多波折，排除干扰才成稿的，感谢恩师的加持和同修的鼓励。通过写稿深深体验到了写稿不只是证实法的过程，同时也是铲除邪恶，提高自己，升华自己的过程。希望同修不要错过良机。交流中必有不足，切望同修指出修正。

精准实修报师恩 广传真相救世人

文 / 北京大法弟子 通晓（化名）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九七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法的。当连夜看完《转法轮》时，我激动的无法入睡。以前人生中许许多多无法理解的问题轰然间一下炸开了，真是象睡醒了一样，我知道今后我再无法与之分开。

从此我每天如饥似渴的通读大法，稍有时间我就拿起书。以前很讲究吃的我，为了多点时间看书，中午下班在食堂买几个包子或在小摊上胡乱吃几口就完事了，马上回家看书；晚上还与同修一起集体学法炼功。每天都畅游在法的海洋里，真是悠游自在。那段时间我能感觉到自己身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师父为了鼓励我修炼，在“梦”中让我清晰的体验元神离体、飞升的过程，还有搬运功（当然是搬运小的东西）。修炼不久即感到法中讲的一身轻的状态，走路两脚象踩在空中轻飘飘的美妙感觉。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师父给我调整身体，我在床上躺着象睡着了，清楚的感到身